你睡不著 我受不了

蔡康永

不斷看到光屁股

脫衣舞與穿衣舞

我十八歲，我很好色

兩腿開開做什麼

人魚公主變性手術

24小時接吻遊戲

寫給讀這本書的人

睡不著的感覺，還有受不了的感覺，常常使我能夠、繼續愉快的生活下去。

最讓人入迷的事情，總是發生在某個睡不著、或者受不了的時刻--

製造無數星球的宇宙爆炸。負載無數夢想的人間革命。

終於被找出來的一種疫苗。終於沒忍住的一次射精。

一個說不出為了什麼的吻。一本說不出為了什麼的書。

一抹讓你相信一切的笑。一滴讓你放棄一切的淚。

說起來，都是煩惱的事情，但也都是我們願意在這個世界上活下去的原因吧。

雖然這樣說，畢竟也還有很多人，是永遠睡得著、也永遠受得了的。

這種睡得著、也受得了的人生，是不是也有讓人入迷的可能呢?

因為沒有經歷過，所以只能說："不知道。"也沒有興趣知道。

以睡得著受得了，作為人生目標的人，不會是讀者本書的人。

我們。

知道鼻孔永遠挖不完，洗澡永遠洗不玩得我們。

知道做愛有多狼狽、生小孩又有多狼狽的我們。

我們知道：每經過一次睡不著，每經過一次受不了，我們就偷偷的、更靠近了那個幸福一點點。

因為我們公然的分享著一個人生的秘密，我們就都竊喜著自己能睡不著的特權、能受不了的天賦。

我們起勁的互相揮舞著召喚幸福的旗語，以割雙眼皮的方式、以飆車的方式、以瘋狂亂買衣服的方式、以用破兩層保險套的方式，以只吃蔬菜不吃肉的方式、以只抽大麻不抽煙的方式、以生第四個小孩的方式、以寫一本書的方式。

都是召喚幸福的旗語呢。
睡不著的諸君哪。

挖鼻孔要靠自己

挖耳朵可以靠別人，但是挖鼻孔就一定要靠自己。

說起來很明瞭，但就是很少人知道。

我本來也不知道，一直要等到我美麗的希臘朋友，在那天提出了粗魯的要求--

"手伸過來，幫我挖鼻孔。"希臘朋友若無其事的說。

"吭？什麼？！"我以為我聽錯。

"幫我挖鼻孔。"希臘朋友重複了一次。

語氣很平淡，不仔細聽，還以為是叫我幫忙削蘋果這一類的事。

"幫你挖鼻孔？！……用、用我的手指嗎？……"

"當然！不然你要用湯匙嗎？你都用湯匙挖鼻孔的嗎？！"

"唔……真的要用手指嗎？……這個……呃……鼻孔……"

老實說，對於這樣的任務，我本人倒並不是很在意的，只是不知道我的手指會怎麼想……

無視於我的猶豫不決，快樂的希臘朋友抓住我手指就往鼻孔裏塞進去。

進去了。

其他的洞都可以

陌生的手指頭，遇見了陌生的鼻孔。狀況雖然有點尷尬，但也並不會比兩個彼此陌生的人相遇更尷尬。

手指朝不同方向轉動了幾下以後，似乎沒有更多的事可做，希臘朋友歎了一口氣，讓手指向剛認識的鼻孔說了再見--

"唉，即使是能讓天神宙斯變成天鵝，再讓天鵝强暴麗達的希臘人，一旦遇到了鼻孔，也還是要靠自己啊……"

"呃，其實，沒事能自己挖挖鼻孔，也是不錯的事吧。"我一邊洗手，一邊安慰著我的希臘朋友。

"唉……你不會懂得……"希臘朋友顯得很沮喪--

"全身上下，就只有被稱為'鼻孔'的這兩個洞，不能夠瞭解別人手指所帶來的樂趣啊……"

聽起來，倒很像白髮蒼蒼的老母親，在懊惱唯一不成材的小兒子哩。

希望能夠多練習

挖鼻孔這件事，確實具備著無比微妙的社會地位。

世界頂尖的時裝模特兒，即使是上廁所時，門突然被打開，相信也能夠立刻在馬桶上擺出撩人的姿態，拍成出色的照片。

可是如果挖鼻孔的時候被拍到，那就誰也無能為力。

任性的搖滾歌手，在演唱會的臺上，當著十萬人面前，吐痰的也有、小便的也有，卻從來沒有呆呆站著挖鼻孔，而博得群衆瘋狂吶喊的。

很顯然，當鼻孔非挖不可的時候，要自己想辦法解決。

如果舉辦一次調查，調查什麼事情是在有人看到的時候就不做、沒人在看的時候就拼命做的，恐怕"挖鼻孔"會得到第一名也說不定。

這應該可以說明挖鼻孔為什麼不能依靠別人幫忙了--只能自己偷偷做的事情，過度缺乏被見習和被練習的機會。

一起在地球上作為人類的我們，雖然每一秒鐘都不斷的經由鼻孔、交換著彼此呼吸過的空氣，可是，對於彼此的鼻孔，我們是多麼的陌生啊！

看人洗澡很感動

"有沒有看過別人洗澡呢"--

她忽然問出了這樣的問題。

對於她手裏那只毛剛被拔光的雞來説，這個問題會不會太沉重，她顯然並沒有考慮到。

"……嗯……看別人洗澡嗎？……哈！對男生來説是很普通的事情吧。"

我發現了她因為擔任女生，而終於被註定了的宿命之無知，心情立刻變得特別好起來，哈，看別人洗澡？！這也能算是一個問題嗎？！

"喂！告訴你，從沒有發育的年紀開始，就常常在學校裏大家一起洗澡啦，每個人都光屁股站在洗澡間裏，彼此距離不超過二十五共分，哪里有顆痣，哪里有個疤，就算一次兩次沒注意到，一學期下來，也不得不看到了啊，哈哈哈。--"

我看著她伸手抓起一把白色的鹽，在光屁股的雞的身上用力搓來搓去，，强烈感覺到對方作為女生的無奈，而準備好付出男生的同情了。

當然，一如往例的，這種白日夢連凝聚成形的機會都沒有，就立刻被她果斷的瞬間摧毀--

"哼，這也可以算是回答嗎？"她把手上的雞翻了個身，變成在海灘上做日光浴的姿勢，看也不看我一眼--

"是問你有沒有看過別人洗澡，不是問你有沒有看過別人沖水！笨蛋。何況，要説沖水的話，女生也常常一起沖的啦，請別太無知了吧。"

"咦？洗澡跟沖水，不一樣嗎？"我問。

"廢話，當然不一樣，雞肉沙拉和紅酒燴雞，難道一樣嗎？！請儘快停止使用傻瓜的邏輯吧！"

嘎？用雞肉沙拉和紅酒燴雞，來比喻淋浴和沐浴，反而不是傻瓜的邏輯嗎？

雞也在洗澡

要問到有沒有看過別人很正式的在浴缸裏洗澡嘛……

"看媽媽幫嬰兒洗澡，算不算？"我問。

"不算！"

"那……在電影裏看到，算不算？"

"不算！"

"那……用望遠鏡偷看到的，算不算？"

"咦？你也用過望遠鏡偷看別人洗澡嗎？……"她笑眯眯的望著我，兩手在雞胸上拍拍打打的，同步做著性騷擾和虐待動物兩件事情。

"呃……即使用了望遠鏡，也只偷看到別人沖水而已。坐在洗澡缸裏嘛……那樣的位置，是很不容易看到的。"我很慚愧的回答。

"告訴你，我看過！而且看了以後很感動。"她一邊說著這麼傷感的話，一邊卻高高拎起雞的雙腿，把雞的身體浸到調味缸裏去，像芝加哥的黑道在拷問消息的派頭。

哦？洗澡，也能令看的人感動嗎？

洗澡是慰勞的方式

"我跟那個男生認識才一星期，就住到他家去，當晚，就站在他洗澡間的門口，從頭到尾的看著他洗了一次澡。"她說。

"呃……好看嗎？"我一時也想不出什麼比較有水準的問題。

"誰在講好不好看的事啊？！"她把雞一放，雞的後腿自動盤到頸子上，瑜伽雞。

"是親眼看見一個人，怎麼慰勞自己身體的過程呀。"她說。

嗯？慰勞軍隊，是聽說過的。慰勞身體嘛……應該還是用吃喝來慰勞，比較實惠吧。

"吃喝對身體來說，畢竟是很疲倦的事啊。吃喝下去的內容，都會强迫身體做反應，哪里算慰勞呢？！"

"那……做愛，算不算慰勞？"

"什麼嘛！做愛當然比吃喝更疲倦！除了吃螃蟹腳之外，怎麼吃喝，都比做愛輕鬆的嘛！"

說的也是。好像真的只有靜靜窩在澡缸裏洗澡，才算對身體夠温柔吧。

"因為看見了他對待身體的耐心和温柔，才跟他繼續戀愛了兩個月的啊。"她微微笑了，温柔的把雞抱入懷裏。

人魚公主的變性手術

“人魚公主，其實是講一個男人想要變成女人的故事。”

“胡說。人魚公主本來就是女的，幹嘛還要變成女的？”我正在修理我的鬧鐘，沒什麼力氣理她。

“你不相信？”

“不相信。人魚公主只是把魚尾巴換成了腿而已，這不算變性。”

“嘿嘿，注意哦，這傢伙換的可是‘下半身’哦！”

又來了。她每次露出這種得意的笑容，我就知道完蛋了。還有人稱人魚公主為“這傢伙”的，真是！

“你看，巫婆還告訴人魚公主：魚尾巴裂開變成腿的時候，會比用劍刺還痛，每跨出一步，都像踏在刀刃上，仿佛鮮血正流個不停——”她把翻開的《安徒生童話集》，塞到我的鼻子和我的鬧鐘之間。

“那又怎麼樣呢？”我只好暫停修理。“就算是拔牙，也會這麼慘的啊。”

“這當然是安徒生作為一個男人，在想像被切成女人的痛苦啊！”

“我倒覺得，比較像在講‘處女的初夜’這一類的事吧，什麼劍刺啊、裂開啊、刀啊、流血啊的，老套！”

“哦？所以你承認這件事情跟性有關囉？！”

“每件事情都跟性有關的嘛。”我說。

這句話，最合她的胃口了。

亂七八糟的書念太多的女生，最後統統變成這樣子。

要愛必須改下半身

“總而言之，再怎麼說，人魚公主把尾巴換成了人腿，也只能說是女孩子變成了女人的比喻吧。跟男人變女人是沒有關係的。”我說。

我很同情安徒生，想早點讓他回去休息。

“錯！”她用書本敲一下我的頭。

情況很清楚——安徒生跟我，暫時都還沒有辦法去休息。

“錯？！什麼地方錯？！童話又不是拿來考試的，有什麼對跟錯？”

“錯！你根本沒有好好讀過人魚公主的故事。我問你：人魚公主為什麼要把尾巴換成腿？”她問。

“因為她愛上了人間的王子啊。沒有腿，她就沒辦法走到岸上去，跟王子見面啊。”

我想到了海豹。

海豹沒有腿，聯手都沒有，還不是在岸上走來走去的，還會跳火圈呢。

安徒生也真是的。

“好，那我再問你：人魚公主是用什麼跟巫婆交換，巫婆才幫她把尾巴變成腿的？”

“嗯，是用她的舌頭換的啊。所以人魚公主就再也沒有辦法說話啦。”

我看一眼我的鬧鐘。

我的鬧鐘是只長得像一坨大便的胖龍，腳底下有輪子，時間到了，大便龍就在原地團團轉，粗魯的大喊著：“氣死我啦！氣死我啦！”

早上摔了一下，就只會轉圈子，不會大喊大叫了。

我的鬧鐘，和人魚公主一樣，本來也會說話的。

再愛也說不出口

“這樣，你還看不出關鍵所在嗎？”她問。

“噢，關鍵所在嗎……呃……人魚公主很可憐啊，既不能說話，又不會寫字，王子根本不知道她為了愛情，做了這麼大的犧牲。結果王子另外娶了一個正常的公主，得不到愛情的人魚公主，就只有默默的化作一個泡沫，消失在大海裏了。”

“這不是很明顯了嗎？！”她很激動。

“只有愛上了男人的男人，才會在為對方犧牲一切，甚至改變了身體、叛離了家人之後，依然連向對方示愛的機會都沒有，就又化作泡沫消失了啊。”

噢，是這樣子的嗎?
我很擔心的，看著沉默的大便龍鬧鐘。
大便龍，似乎也露出了憂傷的表情。

二十四小時接吻部隊

二十四小時便利商店，倒是滿街都有的。

二十四小時接吻部隊呢？其實，也是滿街都有的。只是你沒認出來罷了。

怎麼認呢?

尋找他們的武器吧--那些嘴裏除了放舌頭之外，還放了口香糖的傢伙，百分之七十都是二十四小時接吻部隊的。

至於那些嘴裏連舌頭也不放的，呃……大概是接吻部隊的退除役官兵吧。

當風車倒立的時候

"你以為我們喜歡像只乳牛一樣，嘴裏不停嚼啊嚼、嚼啊嚼的嗎？！"他說。

他十五歲，他不抽煙，他不抽煙是因為他怕嘴巴臭，他只嚼口香糖，他只嚼口香糖是因為他是二十四小時接吻部隊。

"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需要接吻，這個世界充滿了危險跟意外，你隨時都可能會需要接吻。"

他一邊說，一邊嘴裏嚼嚼嚼的，好像上半部的臉，和下半部的臉，不是在同一家公司上班那樣。

"有一次，坐東線的地鐵，撞上了下班的人潮，車廂裏擠得每個人的鼻尖、都插到別人的耳朵洞裏面，臉上的汗也不知道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。"他說。

他的臉沒什麼表情，唯一在動的就是嘴巴的區域。好像是一座倒立中的風車。

"你不是要告訴我說，因為太擠了，擠到別人必須把舌頭放到你嘴裏吧？！"我就知道唐吉訶德會被風車搞得那麼神經，一定有理由的。

"嘖，接吻哪有什麼必須不必須的，要親嘴就親嘴了嘛。"十五歲風車懶洋洋的打個哈欠，嘴裏的口香糖匆匆露了個臉，白白的、皺皺的、像某一顆牙齒的冤魂，被召喚出來會客。

"我是要告訴你--"他說："那天在車廂裏，擠得連跟我接吻的人張什麼樣子都看不見，太近了，只看到兩個眼睛。"

"所以這跟口香糖有什麼關係？"我問。

"嘴巴的味道啊。"他說："接吻是看不見對方的，就算睜著眼睛，你也只看得到模模糊糊的鼻尖啦、瞳孔啦，連完整的臉都看不見，何況很多接吻的白癡都喜歡閉眼睛，要不然就常常是在黑黑的地方，關了燈，所以嘛，接吻，只要嘴巴不臭就好了，接吻的身份證，就是嘴巴裏的味道，別的都沒關係。"

"對方是誰也沒關係？"

"沒關係。"

"長什麼樣子也沒關係？"

"沒關係。只是接吻嘛，就像吃漢堡一樣，你吃漢堡的時候，會先問你的漢堡叫什麼名字嗎？會管你的漢堡長什麼樣子嗎？"

唔，真是粗鄙的比喻。吃漢堡，怎麼能跟接吻相提並論呢？！

起碼用吃牛舌來比喻，才算差不多吧。

拳擊手的牙墊

另外一個朋友，喜歡在床頭放口香糖。

據他的說法，這跟在床頭放一把槍的意思是一樣的。

職業殺手的警覺？

"差不多囉，不過，不一定用到就是了。"他檢查了一下床頭口香糖的各種味道是否都齊備，接著說--

"你身邊睡了個人，每一秒都可能醒過來，就算不醒過來，也可能抱著你吻一吻，你呢？睡覺睡得嘴巴臭臭的，怎麼辦？！臭得把對方熏醒嗎？臭得讓對方以為自己今晚睡的是具活屍嗎？還是你叫對方等一等，你先去刷牙？"

"啊，所以……真辛苦呀。"我感歎著。

"沒辦法啦，二十四小時接吻部隊嘛。"

他聳聳肩，賽一塊口香糖到嘴裏，像個拳擊手塞進牙墊那樣ㄓㄨㄞ。

我十八歲，我很好色

如果上帝說："我十八億歲，我不好色。"的話，會發生什麼事情呢?

我是一定會笑出來的。

"人類一思索，上帝就發笑"--這是猶太人說的。那麼，"上帝一說謊，人類就發笑"，應該算公平的吧。人類總得找點機會發笑啊。

上帝一定是好色的。上帝如果不好色，人類只需要被捏成像包子一樣就可以了。

先想到包子的簡單明瞭，再想到人類亂七八糟一大堆的睫毛耳屎這些東西，就會感到很疲倦啊。

"為什麼要這麼麻煩呢？"在作品發表會上，上帝一再被問到這個他很厭煩的問題。

"每件事情都要問我，都不會自己想嗎？！"上帝嘀嘀咕咕的，但記者的攝影機一架好，上帝還是很有效率的露出了天堂專用的笑容--

"設計了這麼多被認為亂七八糟的零件，雖然感到慚愧，但還是衷心希望能得到愛護者的多方面利用……作為我年度代表作品的人類，也請自行盡情的彼此互相觀賞、互相比較、互相愛悅吧。"

因為沒有變成包子

人類，並沒有在上個月或者上上個月，突然變成包子的模樣，這表示上帝對美色的喜好，還沒有停止，可以在他大門上掛一塊"好色中"的牌子，加上ing的字尾，應該也是正確的。

被這樣一位元上帝以手工製造的人類，如果不愛悅美色，將會是不可思議、又不負責任的惡劣態度吧。

以上，是我為人類申請"好色許可證"的發言，接下來呢，我並沒有要說"謝謝觀賞"的意思，接下來我要繼續為人類中因為資淺而沉默的弱者，申請"好色許可證"。

人類中的，未成年人。

法律啦、規範啦、教條啦，這些東西能追求的，常常不是正義，只是公平而已。公平的意思，就是什麼東西你有太多了，就讓你分一些給沒有的。

未成年人，擁有最多的，就是美色。

人類，最分配不均的，最沒辦法公平的，就是美色。

長得最好看的那個人，沒有辦法說："這個我太多了，請大家都拿一些去用吧，拜託拜託。"

長得最好看的人，唯一能幫不好看的人的方法，就是讓他們看，看他的好看。

跟上帝過不去

比起成年人、很成年人，以及太成年人來，未成年人當然是好看太多了。

為了公平起見，成年人的那些法律規範教條，就一直在"美色"上，找未成年人的麻煩--

剪你的頭髮，規定你的制服，不讓你愛漂亮，不讓你好色。

成年人可以禿頭禿得亂七八糟也沒人管，可是你不准留鬍子不准留辮子--因為你太多，而他沒有，而你又不分一點給他。

在一個人最有錢的時候，不准他花錢的話，那是要他等到什麼時候花錢？等他窮倒沒錢花的時候嗎？

在一個人最美麗的年紀，不准他好色的話，那是要他等到什麼時候好色？等他老到一粒包子的模樣嗎？

那也未免太跟上帝過不去了吧？

嘴巴也算性器官

嘴巴也算性器官嗎?

"呃……這個嘛……應該算吧……常常都要用到的啊……"--這顯然是位實用論者。

"啊? 怎麼問這種問題呢? ! "--捂住臉頰急忙逃開了, 典型的、以為害羞就會很迷人的乏味女生。

"唔, 這要看你怎麼定義性器官了。"--這是以編字典的態度來面對人生的、會思考的蘆葦。

對呀, 性器官的定義是什麼呢? 怎樣的器官, 才會被分配到性器官的權利和義務呢?

被噴霧的就算

為了解答這個疑問, 我找到一位已退休的電影噴霧專家。

這位專家由於在任時期的卓越表現, 現在被一家私人研究機構聘請、負責觀察跳蚤的交配過程、做成記錄。

至於這家機構是不是要藉此來發展滅除跳蚤的藥劑呢? 這是人家的商業機密, 我就沒有多問。

就算只是為了樂趣, 也不關我們的事呀。

和噴霧專家見面的時候, 發生了很窘的場面--我從冷汽車廂裏面跨出來, 空氣的溫度一變, 我眼睛的鏡片立刻蒙上白茫茫的霧。

本來微笑上前來歡迎我的專家, 一看到我臉上這兩塊圓形的白霧, 當場嚇得倒退三步, 只差沒有口吐白沫。

可比這麼誇張呢? 電影裏就算看見了大怪物嘎吉拉, 也只倒退一步而已啊。

不論如何, 我還是趕快把眼睛摘下來, 讓專家看見被白霧蓋住的、只是我的眼睛而已, 並不是他害怕的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。

專家這才鎮定下來, 一邊擦著汗、一邊回答我的問題。

"請問專家, 只有性器官才會被噴霧嗎? "

"嗯，根據我那時候的規定，是的。"專家補充著："像耳朵啦、腸胃啦，這些器官，我們是不噴霧的。"

"那，嘴巴呢？！"

"嘴巴？"專家有點困惑。

"對呀。如果只有性器官才會被噴霧，那為什麼嘴巴也常常被噴呢？嘴巴也算性器官嗎？"

"噢，被噴霧的嘴巴嗎……？！"專家尋找著適當的字眼--

"應該說，任何器官，一旦進入了'性的狀態'，就有被噴霧的必要吧。"

"這樣說來，即使是耳朵、腸胃，只要進入了'性的狀態'，也都不能夠倖免了？"

"的確是。可說是受到性器官的連累了。"專家用了遺憾的語氣。

"所以，嘴巴也就不算是性器官囉？"

"實在不是，不能硬說'是'啊。"專家竟然套用了《北西北》裏飛機追殺那場戲的名對白哩。

真不愧是各種電影專家中的一種哪。

公不公平呢?

暫時擺脫了性器官的陰影，嘴巴，應該感到高興，還是難過呢?

從噴霧這件事情上來說，起碼仍然會覺得不公平吧--

"如果不是我的錯，就不應該把我也用霧蓋住！"

要解決這個問題，電影噴霧的費用，將會大大提高、提高到真人和卡通合成這類畫面的製作成本，才能準確地劃分出嘴巴和其他部位的界限啊。

如果把這樣的意見告訴噴霧專家，他一定會嚇得馬上妥協--

"那就把嘴巴也算作是性器官好了！"

這樣，可能就要規定大家戴上口罩，才可以在街上走來走去了。

褲子拉鏈忘記拉

"啊！褲子拉鏈沒拉！"

這樣的事情，好比是來自人生的噴嚏，完全不發生，是沒可能的事；而一旦不幸發生了，也並不會招來太嚴重的責怪。

說來無疑很奇怪--褲子拉鏈沒拉的男生，在被別人毅然指出的那一刻，也都並不會覺得自責，大部分，都只是臉紅幾秒鐘而已。

"啊！竟然做出這種事？！請盡情責罰我吧！"--這種反應，跟褲子拉鏈是沒有關係的。

"咦？既然並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事情，那為什麼會臉紅呢？"

"嗯……大概是因為身上有拉鏈，卻不懂得拉上，自己覺得很不好意思吧。"

嘎？這是什麼狗屁回答？！

身上有拉鏈，就一定要拉上嗎？！

嘴唇上有鬍子，就一定要刮掉嗎？！

床上還睡了別人，就一定要做愛嗎？

照這樣的邏輯說下去，夾克的拉鏈不拉，口袋的拉鏈不拉，也都會臉紅的嗎？！

沒有這種事。

在巴士上，或者電梯裏，用悲憫又鄙夷的神色，刻意壓低聲音："先生……你夾克的拉鏈沒拉。"--說出這種莫名其妙的話，勢必被當成其他星球掉下來的笨蛋吧。

請考慮露出東西的可能

好吧。

夾克的拉鏈沒拉，不必臉紅。

褲子的拉鏈沒拉，必須臉紅。

為什麼？

褲子的拉鏈，牌子比較差嗎？

"嘻嘻……當然不是啦……"

那麼，是因為露出了什麼東西嗎?

"呃……也沒有啊，沒有露出來啊……嘻嘻。"

哼！本來就沒有嘛，一堆神經病！

再怎麼樣努力的忘記拉上拉鏈，能夠露出來的，充其量，也只是襯衫的下擺，或者內褲的前襠罷了。

內褲的花色嘛，即使最巔峰的狀態，也只能露出一灣弦月那樣子的面積。

比起女生的裙子被風吹起來的時候，實在差得太遠了。

至於沒有穿內褲，卻又沒拉拉鏈的例子，則十分罕見。根據不愛穿內褲的朋友說，是因為會感覺到外面空氣的流動，很容易就自己先發現了。

請回憶事情發生的過程

既然不至於露出什麼不像樣的東西來，那慘遭提醒拉鏈沒拉的男人，到底是為了什麼原因而臉紅呢?

請試著回想事件發生的過程吧--

在穿上褲子時，就已經宿命的沒拉拉鏈者，應該只占了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比例。

這些傢伙在臉紅些什麼，很難搞清楚。

如果是為了跟不合法的物件上床，才脱下褲子的話，那在穿上時，忘了拉鏈的事情，確實會在被指出的那一刻，感受到全社會譴責的目光，以至乖乖低下頭來吧。

如果只是因為睡覺起床時，就忘了拉拉鏈的話，那有什麼可臉紅的，就超出我的理解範圍之外。

占絶大部分的未拉拉鏈案例，是上完廁所的那一瞬間，不知腦子裏在想些什麼，而造成的遺憾狀況。

以這樣拉鏈開開的面貌，出現在公共場合，無疑是大聲向群衆宣告著："喂，各位，別再裝沒事了吧！我剛剛已經上過廁所了哪！哈哈哈！"

可是，剛上過廁所，又有什麼好臉紅的呢？！是每個人隔幾小時就要幹一次的事啊。

這樣就太傷腦筋啦！到底，在臉紅些什麼哩？！

投幣就把你抱抱

「嗨，想聽個笑話嗎？」他問。

我們正站在馬路邊，吃著彷佛是從侏羅紀活過來的三角形飯團。

「好啊，來個笑話吧。」我回答。也許聽一個笑話，飯團的味道會好一點也說不定。

他從口袋裏拿出一個硬幣，投進路邊一具被漆得花花綠綠的電話裏，然後把話筒拿起來。

「……所謂電話界的小醜，應該就是這副模樣了吧……」我打量著那具獨腳站立的電話，猶豫著要不要把話筒從他手裏接過來，「……也許會從話筒噴出惡作劇的水柱也說不定……」對於把自己搞成這樣子的彩色電話，我不太信任。

他把話筒放到我耳邊。

我從話筒裏，聽見一個錄音的男生，很興高采烈的開始講一個笑話。

講的是一個大近視眼女生去買鞋，試穿的時候，把蹲在身前的店員的禿頭，看成了自己的膝蓋，那個女生覺得連膝蓋都露出來，腿實在是露太多了，趕緊把裙子蓋上去，結果害得那個店員以為停電了。

「好不好笑？」他問我，幫我把話筒掛回去。

我不知道為什麼，忽然為我手上的飯團感到很委屈。

所有這些電話、禿頭、近視眼、膝蓋什麼的，都好委屈啊。

路人也希望能笑「這個東西，據說叫做『笑話販賣機』之類的名字。」

他指著那架彩色的投幣電話，好像介紹火星人那樣介紹給我聽。

販賣機賣的東西越來越多。顯然是馬路上的行人，覺得缺乏的東西越來越多。

「應該要有人設立一些『擁抱販賣機』啊……這裏的人，都太缺乏擁抱了……」

我忽然想起這段話來。講這段話的人，是一個坐在馬桶上面自殺的作家，頭發很長很長。

「……唔，『擁抱販賣機』嗎？……嗯，生意應該會很好吧。……可是，會是什麼樣子的機器呢？」他眯起眼睛來想著。

「起碼……必須有兩條手臂吧？……」我也開始想。

站在一邊的，五彩的電話機，也不出聲的努力想著。

機器也希望能抱「投幣一次，可以抱多久呢？……三分鐘，會不會太久啊？……」

他伸出手臂來抱住自己，模擬著交易的情形。

被抱住三分鐘？被兩條手臂，緊緊抱住三分鐘？

我開始回想這一生，到底有沒有被人緊緊抱住三分鐘過……「啊，三分鐘很久哩……這樣販賣機會很容易壞掉的。」他打斷了我的回憶，繼續設想著——「而且，等巴士的人，也會因為來不及掙脫，而錯過了很難等的巴士啊……」

至於在大馬路邊，在這麼多來往行人的注視之下，公然被販賣機的兩條手臂抱住，這種處境，是不是還能帶給顧客溫暖與安慰；顧客是不是還能閉上眼睛好好享受，似乎也都是應該考慮的問題啊。

「要賺這樣的錢，也真是很不容易呢。」他歎了一口氣。

生活充滿了想像不到的辛苦，這我並不是不知道。

我忽然對所有的販賣機都很同情。

「……講笑話，也很辛苦吧。……」我拍拍五彩電話，也投進了一枚表示支持的硬幣，錄音的聲音，再度開始講笑話——「警察問小偷：『你不但偷了錢，還偷了很多珠寶，對不對？！』」——話筒裏的聲音，努力制造快樂的氣氛——「小偷立刻回答：『是的，警官，因為從小媽媽就告訴我，光是有錢，是不可能幸福的。』」

我聽完笑話，掛上了話筒。

人類需要的笑話，真是很多種類啊……

拳頭也能塞進那個地方

在地震發生的前四個小時，看了那樣的節目，不知是不是引起世紀大地震的原因之一。

節目一開始，駐該區的特派員，就不斷驚恐的對鏡頭大喊著：

"發現了拳頭可以放進那個地方的女人！終於發現拳頭可以放進那個地方的女人了！"

攝影機的鏡頭，簡直比特派員還要興奮，跟在特派員的背後，一路跌跌撞撞的，向一棟小屋狂奔過去。

屋門打開，一名擁有瓜類髮型的女生，以冬天蒼蠅的呆滯目光，迎接氣喘吁吁的特派員。

"啊！就是她了，她就是可以把拳頭放進去的人！"

特派員聲嘶力竭的指著女生的臉，攝影機鏡頭立刻勇敢的撲了上去，給女生一個超級特寫。

女生的目光依然很呆滯，絲毫沒有生命的跡象，頭髮連一根也不動的、呆呆望著鏡頭。

"請立刻表演吧！"--

特派員深深鞠了一躬。

鏡頭中的女生，依然呆立不動。電視機前面的我們，反而立刻慌亂起來。

"哇，就在門口表演嗎？！"

"現在電視連這個都可以播了嗎？！"

大家七嘴八舌，女的捂嘴巴，男的張眼睛，亂成一團。

真的塞進去了！

一直沒有表情的，鏡頭中的女生，突然露出了一秒鐘左右的寂寞神情，然後就猛地張大嘴巴，往特派員的手咬去！

這實在太意外了！我們當下大呼小叫，興奮得要命！

可是，一直很歇斯底里的特派員，這是竟然出奇的鎮定，整只右手都被那個女生吞進嘴巴裏去了，也沒有露出痛的表情，連掙扎也不掙扎一下。

簡直像是被女生傳染了發呆症一樣。

我們也都在電視機前面呆住了，望著螢光目上詭異的畫面。

地球仿佛靜止，一瞬間，電視機的裏面和外面都一起發愣。

這樣過了五秒鐘，特派員才像醒過來似的，重新開口説話--

"嘩！真的把整個拳頭都放進去了！整個都放進去了哪，真令人佩服！"

那位女生，還是動也不動的，嘴巴含住特派員的整個右手，呆呆地站著。

看起來就像中世紀那種某一位聖徒呆呆的受難圖一樣。

還有更厲害的！

"什麼嘛！就這樣子啊？！"

"……原來説了半天的'那個地方'，就是指嘴巴嗎？……真是……"

大家都像被解除了咒語一般，紛紛恢復了神智，開始你一句他一句的埋怨起來。

"……唉呀，不要這麼挑剔吧，雖然只是把拳頭放進嘴巴裏，也算是很不容易的啦。"我試著減低一點彌漫屋内的失望之情。

當場就有人努力把拳頭要塞進嘴巴裏去，每個人都像馬戲表演中的優秀獅子一樣，把嘴巴盡可能的撐大。

不過，不管是自己的嘴巴，還是別人的嘴巴，都沒有完成吞進拳頭的任務。

這下大家才比較心平氣和的，繼續看節目。

"……嘿，不管如何，起碼我就看過有人真的能把整只拳頭，都放進'那個地方'去，一直放進去，到手肘的部位哦……而且，那還是一個男的哦……"

還是有人不甘心的，做了類似如此的補充。

然而，算不算夠厲害，並不是由我們觀衆來決定的。節目繼續下去，出現了一位能用嘴巴削鉛筆的高手--

他把完全沒削過的鉛筆，放進嘴裏咬住，然後手掌把鉛筆搓動了半分鐘左右，再張開嘴巴，鉛筆已經削好了。

節目競賽的結果揭曉了，這星期的冠軍，由削鉛筆嘴巴獲得，打敗了吞拳頭嘴巴。

這樣的結果，大家都很接受，並沒有人再不服氣的把木頭鉛筆往嘴巴裏塞。

"……人的嘴巴，還是有很大潛力的啊……"因為這些競賽節目的啓發，使得我們對於人類將來，累積了更龐大的信心。

身上液體 那種你最愛?

"你最喜歡人身上流出來的哪一種液體？"

每次拿這個問題問人，被問到的傢伙，十個有八個要想好久，才結結巴巴給一個答案。

真是奇怪的事。同樣是每天都要接觸到的東西，你要是問："你最喜歡哪一種牙膏？"對方就能毫不猶豫的回答你；可是一旦問道："你最喜歡人身上流出的哪一種液體？"大家就變得連問題都聽不太懂的樣子。

"因為既不用花錢去買，電視上也從來不做這方面的廣告，報紙也沒辦過相關的票選排行榜……所以，實在不知道自己喜歡哪一種液體哩……"

一邊搔著頭皮，一邊以這種胡說來代替回答的人，竟然也不在少數。

難道這些人心目中最喜歡，最想要的某位愛人，也是能花錢去買的嗎？！也會在電視上做廣告，在報紙上辦抽獎嗎？！

唉，使用著這種狗屁邏輯的笨蛋，只能以"資本主義遙控木乃伊"來稱呼好了。

所幸努力想了一番，終於做出決定的個案也很多。這確實令人感到欣慰，令人相信大家身上的液體，總算沒有白流。

眼淚最有羞恥心

首先呢，對於"你最喜歡人身上流出來的哪一種液體？"這個問題，吸血鬼都會立刻回答："人血。"

這是大家意料中的事，沒有什麼討論的價值。可以請吸血鬼先占到白線的這一邊來。

比較令人意外的，是統計出來的結果，最受到歡迎的，竟然是編號第四號的"眼淚"。

圈選"眼淚"的群衆，懷抱著各式各樣的理由。

"因為眼淚是唯一流出來，卻不會令人尷尬的液體。"包持這種想法的人，顯然對"汗水"的印象並不好。大概是曾經在不恰當的時刻留了滿頭大汗，遭到了老闆的輕視；而又剛好曾經在恰當的時刻，流過幾滴眼淚，受到了老師的贊許吧。

另外有一大批圈選四號"眼淚"的，則屬於多愁善感那一國。

"情人的眼淚，比珍珠還要珍貴……"

"男人的眼淚，是男人身上唯一有羞恥心的液體……"

"觀衆的眼淚，能提升廣告量……"最後這種經濟型思考的人當然也不是沒有。

編號第一和第五的是誰

至於統計結果排名第二的，竟然是編號第十的"口水"，這是很令大家意外的。

"口水有什麼了不起的呢？！"大家不免狐疑的翻看著問卷。

果然，投票給"口水"的，理由實在整齊卻乏味得要命：

"口水能幫助消化"

唔……人嘛，畢竟是有分浪漫型和實際型的。眼淚跟口水，也許可以各自作為他們城堡的護城河吧。

當然支持"口水"的，也並不都是只顧吃飯的傢伙--

"可以在必要的時候，做潤滑劑使用……"這是一位電影導演的回答。

"可以在必要的時候，從嘴角留下來……"這是一位色狼的回答。

除了"眼淚"和"口水"之外，其他液體雖然平日流浪也很大、輸出率也很高，得票卻都偏低。尤其是編號第一和第五、第六的，原來都呼聲甚高，竟然一起被淘汰出局。

從這次的活動，我們得到了一個教訓：

對於自己或別人身上流出去的液體，從此我們都應該更加的謹慎……

卡通多麼性苦悶

"卡通片裏的這些傢伙，都是因為沒機會做愛，才變成這麼暴力的。"他說。

每次在做土耳其蛋捲給我吃的時候，他都會說出這類"很--麻--煩"的話來。

我認為他一定是因為把蛋弄成那樣的形狀，心裏對雞蛋充滿了罪惡感，才每次說些這種話，來轉移大家的注意力。

不過，話又說回來，也可能根本是因為每次他在做晚飯的時候，我都像個傻瓜一樣，再看電視卡通吧。

噯，不管是因為什麼，反正他的意見已經說了，我呢，如果還想吃到土耳其蛋捲，就必須努力回答。

卡通多麼暴力

"我喜歡暴力！"--不能這樣說。如果這樣說，立刻會被痛恨暴力的大家，狠狠打一頓。

"我喜歡卡通！"--這就很安全，女人聽了這話，都會覺得你天真有如兒童；男人聽了這話，都會覺得你無害有如白癡。

嗯……那如果我說--"卡通都很暴力！我喜歡卡通！"

這樣就應該互相抵消，既不會被打，也不會被當成白癡了吧?

"卡通真的有這麼暴力嗎?"--三百四十七位假裝一直不知道這件事的媽媽，組成的"家長恐慌代表團"。立刻以形而上的方式打電話給我，表示她們的關切。

三百四十七對淚汪汪的眼睛，是怎麼一回事呢?

假裝你躺在草地上看著滿天的星星，突然每粒星星都變成了一顆眼球--就是這麼回事。說壓力嘛，也很有壓力；說達利嘛，也很有達利。

"我都只讓他們看唐老鴨和豬小弟喔。"媽媽一號好像代理迪士尼。

"我都只讓他們看小丁當喔。"媽媽二號好像日本熱水瓶變成的胖妖精。

"我什麼都不讓他們看喔。"嘩，媽媽三號的試管髮型，根本就是辛普森媽媽嘛！

我決定`採用"模擬真實"的方法跟她們溝通--

我現場播放了唐老鴨和小叮噹的片段，由媽媽一號和媽媽二號親身體驗。

結果媽媽一號被鍋鏟打扁了臉，又在我的牆上撞出一個人形的洞。

媽媽二號被小叮噹口袋裏的熨斗壓得平平的，從我的傳真機裏傳到不知哪里去了。

至於媽媽三號，倒還蠻完整的，依照我隨便放的兩段辛普森家庭，辛普森媽媽只不過一次去隆乳，另一次跟推銷員有個外遇罷了。

媽媽三號，戴著新的胸部，很高興得挽著金髮推銷員的手臂，走出我的大門。

軍隊也很性苦悶

"你看吧。如果卡通裏這些傢伙，不用這麼性苦悶的話，就不用整天打來打去、殺來殺去了。"

他一邊羨慕的看著媽媽三號幸福的背影，一邊放下一盤美麗卻痛苦的土耳其蛋捲。

啊，形而下的土耳其蛋捲，像土耳其國旗上那輪彎彎的新月一樣，彎彎的躺在盤子裏。

人生，除了性與暴力之外，還是有其他美好的事物啊。

"所以，照你這樣說，軍隊裏和學校裏，如果不這麼性苦悶的話，就也都不會這麼暴力囉？"我覺得土耳其蛋捲真好吃，就以良好的態度回報他。

"唔……軍隊本來就是為了暴力而存在的，所以才那麼怕軍人彼此相愛嘛。……至於學校……"他笑嘻嘻的看著我："我可從來沒聽說過哪家學校會性苦悶的呢。"

這傢伙，到底是哪里畢業的呀？……

販賣機裏那瓶皮膚

瓶子裏裝的，是張卷成一束的皮膚。

我最討厭這樣子的販賣機了。你按果汁的鈕，掉出來的是汽水；你選了沒有濾嘴的紙煙，掉出來的是細得好像被冤枉了似的涼煙。

這些都還好，我還有朋友急著要買保險套，結果掉出來痱子粉的呢。

"如果這麼想做魔術箱的話，為什麼不站到馬戲團裏去呢？"我推了販賣機一下。

這裏是海灘，太陽很大，我口很渴，身上沒有硬幣了，我手裏握著的，卻是只什麼喝的也沒裝，只裝了塊皮膚的空瓶子。

以這樣子的上帝的心情來判斷的話，下一件事，應該就是大飛蛾魔斯拉的蠶寶寶，從海裏遊上來，對著我吐絲了吧。

魔斯拉沒有來

我挑了沙灘上人比較少的角落坐下。

一眼望去，都是光著身子，為了被太陽照射而努力躺著的人們。

在上面的太陽，看著這樣的景象，心裏會這麼想呢?

"並不是我的錯啊。"太陽大概會這樣講吧。

我舉起手上的玻璃瓶，對著陽光照一照，發現瓶裏那卷皮膚上，佈滿了美麗的刺青花紋。

"咦？是藏寶圖嗎？"

我用力搖一搖瓶子，沒有聽見任何回答。我怕是瓶子把聲音阻隔了，就拔開軟木的瓶塞，拿出皮膚來，放在手掌心。

大概是終於遇到了同類，覺得很安慰吧，原本卷起來的皮膚，在接觸到我的手掌心之後，只遲疑了兩秒鐘，就如同天方夜譚的魔毯一般，勇敢的鋪展開來。

這幅皮膚大概十公分見方，柔軟溫潤，充滿著甜美回憶的模樣。剛才隱隱約約看見的刺青，圖案是很普通的--刺的是半顆紅心，另外

的一半，不用說，刺在另外一塊皮膚上。

是要我替你找到另一半嗎？！

我回想著這塊皮服出現的經過--卷起來----裝在玻璃瓶裏----出現在海邊----被撿到的人取出來看。

是很典型的求救方式啊。

我對我自己的漫不經心感到無比的抱歉，趕緊向皮膚追問消息。

"是被困在那一座小島上呢？"

"知道小島的經度和緯度嗎？"

"被困多久了？"

對於我的問題，皮膚都沒有回答。

顯然是在玻璃瓶裏窒悶過久，加上大海中不知多少天的飄蕩、販賣機中不知多少天的冰凍，這塊皮膚，已經失去說話的能力了。

那麼，唯一能得知的線索，就是這半顆刺青的紅心了。

到底是要求就？還是要找尋失去聯絡的另一半呢？

我手裏捧著永遠靜默了的皮膚，先望向茫茫的大海，再望向海邊茫茫的人群，不知要怎麼辦才好。

完全幫不上忙的我，感覺到自己真是沒用的人。

"並不是我的錯啊。"太陽慢慢落下去了。

海灘上躺著的人們，也紛紛坐起來，把身上曬透了的皮膚，一大塊一大塊的撕下來，卷一卷，塞進喝完了的空玻璃瓶裏，丟向大海。

"這麼多瓶子中，總有一塊皮膚上，會刺有那另外半顆紅心吧。"

我這樣想著，看著自己左臂上的刺青。

當舌頭與舌頭相遇

因為發現櫻桃小丸子能吃到炒麵夾麵包，而感到無比憧憬的我，終於也提出了想吃炒麵夾麵包的可恥要求。

逢單日才主廚的他，雖然對這麼幼稚的要求深感鄙視，並且對我實行了嚴厲的斥責，不過，畢竟還是努力壓抑住心底的失望，而著手進行炒麵夾麵包的烹製步驟了。

啊，可恥又無聊的，炒麵夾麵包。

所謂炒麵夾麵包，無非就是用平常夾熱狗的那種麵包，拿來夾中國式的炒麵吃，說穿了當然就很不稀奇，無非是麵粉以兩種不同的面貌出現，結果又被逼得碰在一起的乏味情景。

這類情景，在人生是隨處都有的啊。

簡直就等於在耶誕節火雞的肚子裏面塞雞肉嘛。

不過這也沒有辦法--

分析起來很無聊的事情，常常就是人們活在世上的重要原因啊。

炒麵和麵包搞在一起，確實很無聊。

雞肉和火雞搞在一起，也還是得到了"無聊"的評價。

那麼，舌頭和舌頭在一起，難道就不無聊了嗎?

理論上，是比炒麵夾麵包更無聊的發明吧--炒麵和麵包，起碼在形狀上就很不一樣；雞肉和火雞肉，吃起來更不一樣。舌頭呢？大家的長相都一樣，構造也一樣，說穿了，一點也不稀奇。

法國式接吻，炒麵夾麵包，這兩件事情，統統不稀奇。

犀牛肉夾麵包如何?

要講起人類的欲望嘛……稀奇不稀奇，並不太被認真地考慮。

只有觀光客這種人，才比較在乎稀奇不稀奇--

"這有什麼稀奇？！"--觀光客每次被帶去看老教堂，一定會用到這句話。

至於食欲啦、性欲拉、被讚美欲啦，都不太用"稀奇"作重要標準的。稀奇的項目、所能貢獻的快樂，其實非常有限。

愛吃的人，當然也很喜歡松露啊、鰉魚啊，這些不知道跑到世界上來幹什麼的稀奇東西。可是，那是因為這些東西的味道好，不是因為它們稀奇。

犀牛也很稀奇，也沒什麼人愛吃犀牛的。

餃子一點也不稀奇，大家都很愛吃餃子。

和金式紀錄上的人約會

喜歡做愛的人，當然也不會反對和金式紀錄上的人碰碰面，可是試過的人就知道，那些什麼七十二寸、二十五公分的，能夠帶給你的快樂，都非常有限。

喜歡被讚美的人也一樣，用最乏味的話加以讚美說："你真聰明"、"你真漂亮"，對方就會非常的快樂。

你一定要找很稀奇的話來讚美，說："你頭髮真少"、"你牙齒真亂"的，雖然不是不可以，但對方通常感覺不到什麼快樂。

以上就是，我為了支持櫻桃小丸子，對炒麵夾麵包這類價值可疑的食物，所作的申辯。至於接吻啦，吃犀牛啦，讚美別人頭髮真少啦這些話，都是我說的，小丸子並沒有委託我說這些。

對於人生無聊的本質，她大概比我專業的多了。

如何剃毛才不變態

"不把這個部位的毛都剃乾淨的話，這一塊皮膚，就永遠都沒辦法被嘴唇給親吻到的啊！"--

她嘟著嘴巴，站在鏡子前面，一邊抱怨著，一邊高高舉起修長的……手臂，輕輕刮著美麗的腋毛。

因為聽見她的話，而立刻興沖沖從廚房跋涉到浴室門口去參觀的我，在發現她所説的"這個部位"，只不過是腋下的時候，雖然不免感到很失望，但倒也暗暗松了一口氣。

"喂，我正在進行烤德國豬腳的準備工作，如果不是太重要的事情，就不要打擾我吧！"

我假裝不耐煩的重新帶上我的鐵匠面罩，捧著我的瓦斯火槍，作出要走回廚房去的樣子。

"嘎？烤德國豬腳，需要打扮成德國鐵匠的樣子嗎？！"她很驚奇的看著我。

"什麼德國鐵匠？！這是我的防火面罩啦。"

"噢，防火面罩……咦？德國豬腳……是用瓦斯火槍烤出來的嗎？真是辛苦呀……"她很同情的歎息著，手上"嗤嗤嗤"的刮著腋毛。

"不是啦，是用火槍燒掉豬腳上的細毛啦，哪有人用火槍烤豬腳的？！笨蛋！"--她羞辱到我，也就算了，但竟然連帶的羞辱到我心愛的德國豬腳，真是過分。

"唔……告訴你一件無聊的小事：在德國，根本沒什麼人吃烤德國豬腳的，笨蛋！"她的腋毛，"嗤嗤嗤"的掉下來。

我一下子忽然好想念剛剛一個人在廚房抱著豬腳的平靜心情。

納粹黨與德國豬腳

我洩氣的拿下面罩，走回廚房去。經過客廳的時候，被在客廳速讀雜誌的他叫住--

"嘿，過來，這邊有一封自稱色情狂的讀者投書，你一定要看一下！"他對我揮舞著一份某殖民地出的雙週刊。

我乖乖走過去，心裏決定讓待在廚房裏的豬腳先自己獨個兒反省一下--即使是烤豬腳，也不應該隨便跟著別人冒充德國貨嘛。

"……這封色情狂的投書，是在抱怨最近一部色情片拍女主角剃毛的戲，他說他雖然是色情狂，但並不是變態狂，他愛看的是色情片，不是變態的戲，他呼籲……"

他還沒念完，就被我打斷--

"喂喂喂，怎麼你也要講剃毛的事？！難道今天是世界所有毛的受難紀念日嗎？！"

"嘎？你在講什麼？什麼毛的受難紀念日啊？！"

"問你呀，你也要找德國豬腳的麻煩嗎？！"我頓時覺得好孤單，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站在德國豬腳這一邊。

它可千萬別跟納粹黨有關係才好。

色情狂與德國豬腳

"這跟德國豬腳有什麼關係嘛？！我只是覺得這個色情狂的邏輯好奇怪，才念給你聽的呀。"

"有什麼奇怪？！色情狂就不可以奇怪嗎？"

"色情狂當然可以奇怪。"他耐心解釋著："可是剃毛跟變態有什麼關係，我實在弄不明白。"

"哎呀，這還不簡單，看得到的地方，就應該剃，這樣就很常態；看不到的地方，就不應該剃，剃了，就很變態嘛。"我回答。

"噢……所以，刮鬍子，就不變態？……刮腋毛，只要是因為會被看到，也不算變態？"

我滿意的點點頭。

"要被多少人看到，才能算很'常態'，才能得到'剃毛准許證'？"他問。

"啊？！多少人嗎？！……呃……人越多越好吧？！……"

"那我問你：色情電影，有多少人看？"

"呃……有……幾十萬人吧……"

"那你的德國豬腳呢？你的德國豬腳，有幾個人看？！"

"呃……只有我自己……"我變得很小聲。

"哈！所以啦，你替德國豬腳剃毛，比起色情片的女主角來，要變態幾十萬倍嘛！哈哈哈……"他很久沒有這麼開心過了。

哼，說來說去，根本還是為了找德國豬腳的麻煩嘛！

真是很殘酷的世界啊。

哪有"初夜"這回事?

第一次的戀愛，叫做"初戀"。這個我已經搞清楚了。

第一次的做愛，叫做"初夜"。這個……就完全搞不清楚了。

"塞車塞到根本走不動。"--這樣意思就很清楚。

"攜手共度交通黑暗期。"--這就完全搞不清楚是怎樣的意思。

聽起來好像要慶祝什麼節日，又好像國家被敵人佔領了。

所以，"初夜"這兩個字嘛，也一定會越來越感覺自己作為一個名詞，實在松垮垮的、模模糊糊的、土土的、傻傻的，就像一個被擱了十分鐘，才端到你面前來的雪人聖代、巧克力的眉毛，可憐兮兮的倒掛下來。

"夜"字有問題

初--夜。

第一次做愛，真的都在夜晚嗎?

我決定先來問問女生。

"噢……是要來問有關初夜的事情嗎？！……"電話另一頭的一位元媽媽，弄明白了要問的問題以後，替我叫她的女兒來接電話。

"馬上就來了，請你等一下。"媽媽在電話那一頭說。

"呃……可不可以請媽媽也回答一下呢？"我問。

"噢，這個嘛……請讓我想想看吧……"

你一定不會相信，我用電話訪問的一百位元女生，從十七歲到七十歲，每一個人都先說這句--

"請讓我想想看。"

七十歲的婆婆，當然需要想想看；十七歲的女孩子也要想想看，太臭屁了吧。

大概遇到別人很正經的問題，就都會自然做出努力思索的模樣吧。真可愛。

訪問結果是這樣子的:

一百位女生當中，有六十六位回答："不是在夜晚，但確實是在黑暗中。"

"在黑暗中"：包括在學校放排球的儲藏室、停電時的電梯、後臺的道具堆、拉上窗簾的病房、汽車底下、床底下。

有八位回答："在夜晚，可是不在黑暗中。"

有二十一位回答："黑暗的夜晚。"

只有四位回答："即不晚、也不黑。"

另外有一位的回答是："從早晨，到另一個早晨。"

"初夜"的"夜"字，原來是白夜。

"初"字更有問題

女生的答案，起碼都很有答案的樣子。

男生的答案，簡直像不小心翻開練習介係詞的造句簿--

"地震的那天"、"拆石膏之前"、"那次連錢都沒帶夠"、"那只狗叫小白"……

不過，沒有人說："讓我想想看。"

百分之二十的男生，一問就馬上說出來，顯然是跟朋友吹牛比賽時已經很順口的慣用答案。

百分之三十的男生，只說："想不起來了。"就繼續灌酒、敲杆、打電動、打領帶、修馬桶、倒車入庫。

最大多數，百分之五十，認為"根本說不出那一次算第一次"。

爬樹那次算不算?

用汽水瓶那次算不算?

即使很榮幸的對方終於不再是數，不再是瓶，而終於是個活人了，也還是有各種的"這樣算不算"、"那樣算不算"。

算來算去，算出各式各樣的第一次來，不過就是沒有適合叫做"初夜"的第一次。

這樣說來，那一百個承認有第一次的女生當中，豈不是有八十個，早就被對方從記憶裏隨手丟出來了?

是有這樣子的事情囉，被拿來擤完鼻涕的面紙，依然都粉紅粉紅的柔柔飄動著哩。

兩腿開開做什麼?

男生老是要把腿張開，女生老是要把腿併攏。

這真是太奇怪了。

在床上的時候，不是女生老是把腿張開，男生老是把腿併攏的嗎?

所以，一定是這樣子了--在床上做的所有事情，下了床都要反過來做:

在床上平躺，下了床就要站直；在床上眼睛閉起、嘴巴張開，下了床就要眼睛張開、嘴巴閉起；在床上一直像不要錢似的說"我愛你、我愛你"，下了床就連"我送你到門口"都不說。

原來，人這麼害怕會洩漏在床上的樣子啊。這件事，如果被床知道了，床馬上就會驕傲的像月球一樣，連地心引力都不要了。

從此大家漂浮在空中做愛。

口是心非的裙子

就為了腿開開和腿併攏這樣平均四十五公分的差距，好多東西被發明出來。

跨著騎的摩托車和併攏腿騎的摩托車。

跨著坐的馬鞍和側著坐的馬鞍。

兩條管的褲子和一條管的裙子。

可以用兩根吸管一起吸的玻璃杯紅茶，和只能用一根吸管的鋁箔包紅茶。

？？？……最後一項好像沒有什麼相關吧?……

這些東西當中，裙子是最口是心非的。

窄裙假裝是最正經的裙子了，這麼窄，窄到走路時兩個膝蓋都磨擦出火花來，根本不可能讓你把腿分開，所以辦公室的女生要比較正式的時候，都穿寬肩的上裝配窄窄的窄裙，好像一個一個"別克"汽車的標誌那樣走來走去。

結果呢，辦公室的男生根本不管什麼腿開開腿不開，他們只管看被窄裙包紮得像禮物又像食物的屁股，心裏想的呢，當然還是床上那些事情。

"啊，真是壞死了！"假裝生氣的女生，也不知道是在罵窄裙，還是罵男生，反正統統都嘟起嘴巴去換裙子了。

換成寬寬的大裙子。

大裙子？？？

大裙子，更是口是心非呀。兩條腿張得開開的，可是被裙子擋住，別人看不見，就假裝什麼事情都沒發生。

"如果腿分得開開的，又剛好被別人看見了，會怎麼樣呢？……"穿上寬大裙子的女生，把問號裝在頭上這樣想著。

會怎麼樣？你看看瑪麗蓮夢露站在地鐵出風口上的那張照片，就知道會怎麼樣了。

"啊，為什麼要蓋捷運，不要蓋地鐵呢？！真是的……"大家眼睛幽幽的望著空中的捷運，女生很怨、男聲很幹。

在床上張開腿的男生

至於穿褲子的男生嘛，就好像兩個膝蓋在參加拔河比賽一樣，左邊的就一直往左，右邊的就一直往右，意思是腿張得越開，就越男人那樣。

即使只是蹺蹺腿，也要把兩個膝蓋的距離儘量拉遠，讓兩腿儘量分開，不這樣就不放心似的。

一定是因為只要一把膝蓋靠近、兩腿並緊那樣坐，就會被說是像女生吧。

女生呢，如果穿著長褲、又大大分開了腿的坐著，也立刻會被說是像男生吧。

其實，不是什麼"像女生"、"像男生"的問題。是因為不小心露出了床上的姿勢，大人都覺得受不了，才努力教導男生開開、女生併攏的吧。

這樣亂教亂教，要負責任的哦！

以後男生上了床，也照平常那樣把兩腿張得開開的躺著，看你怎麼辦！

鏡中尋找新男人

鏡子裏出現西瓜?

早晨起床，對著鏡子很勇敢的大喊一聲："赫！今天開始，做一個新男人吧！"

鏡子裏，出現了一個西瓜。

西瓜?

西瓜跟新男人有什麼關係?

貓咪跟口香糖有什麼關係?

我想了半天，擠牙膏的時候想一想、按摩頭皮的時候又想一想，只想到一部看了很久的色情片--有幾個大男生跑到鄉村去遊玩，到晚上覺得很無聊，就從田裏偷來一個大西瓜，在西瓜上面挖了洞，幾個人把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的西瓜，搞得亂七八糟。

"真是很無辜。"西瓜一定這樣想。

也不一定。也許西瓜覺得很新奇呢?

"老是被吃掉"，這才令西瓜感到疲倦吧。

至於電影裏那幾個男生，後來有沒有把那個西瓜吃掉，我就不記得了。

所以--你的脖子可能已經彎彎的，下巴往內移、眼睛望上看，像學生聽到老師要洩漏考題時的模樣。

我的牙刷在杯裏彎彎的插著，也是這個表情。

我的牙膏被擠成眼鏡蛇站立的姿勢，也擺出這個表情。

所以--"是要談新男人選擇性伴侶的心態嗎？"

"不是。"

"那麼，是要談新男人觀看色情電影的心態嗎？"

"不是。"

"呃……那麼……關於'新男人'的人生……"

"就是在示範新男人的思考方式呀，傻瓜！"

後來，訪問刊登出來了--

（……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受訪者表示：新男性一定要尊重性伴侶的感受，不能像對待一個西瓜那樣。另外，有百分之三十六的受訪者表示：新男性之所以看色情影片，是為了確定以男性為中心的色情工業，不再完全以剝削女性為手段，也可以多元化的考慮各種動植物、瓜果、冷凍食品……）

鏡子裏出現村上春樹?

早晨起床，對著鏡子很勇敢的大喊一聲："赫！今天開始，做一個新男人吧！"

鏡子裏，出現了村上春樹。

村上春樹?

"叩叩叩"我敲一敲鏡子："喂，確定不是卡爾維諾嗎？"

"恐怕不是的。"鏡子答。

"也不是菲立普狄克？"

"恐怕不是的。"鏡子依然以英國管家那種瀕臨崩潰邊緣的克制與安詳，作為回答的基調。

"也不是馬歇爾埃梅？"

"不是彼得凱裏？"

"不是希席赫爾曼？不是曼紐普伊格？不是豪赫伊瓦根戈帝亞？不是伊斯萬珥肯納？威廉包洛甫？高橋源一朗？都不是？？？"

"很抱歉，恐怕都不是的。"鏡子回答："況且，您所提的這幾位作家，大部分都不願意這麼早就出現在別人廁所的鏡子裏的。"

"所以……確定了？真的是村上春樹了？"

"非常確定了。"

"好吧。"我安撫的拍拍鏡子的肩膀，轉臉望向鏡子裏顯得非常無聊的村上春樹。

"村上先生，您覺得'新男人'是什麼樣的呢？"

"我搞不清楚。很多事情是上了年紀依然搞不清楚的。"鏡子裏的作家咕咕噥噥的回答了，好像他的面前不是我，而是一團蛋形的白色氣體，正在鼓勵他回去睡覺那樣。

"嗯。"我知道這句回答，是從他的哪一篇小説引來的。

"那麼，新男人是如何看待女孩子的呢？"

"事實上，年輕女孩子裏面，十個有九個是無聊的化身。"鏡子裏的村上春樹，顯得非常心不在焉，大概是正在用空想的鍋，裝滿了空想的水，煮著整把空想的義大利面吧。

"嗯，太好了。"這一句出自哪篇小説，我也知道。

"那麼，在性伴侶的選擇上，新男人是否有什麼樣的原則呢？"

"送我太陽眼鏡的地鼠，或者穿著高跟鞋的大象，我都還是不會考慮的。"鏡子裏的村上春樹，看起來是更加無聊的表情了，就像一個高爾夫高手和一個生手編成一組時的那種表情。

所以，我決定最好不要再追問他跟袋鼠以及海驢的關係，放他回去睡覺吧。

"就這樣了，謝謝您對新男人發表的意見。"

"噢，就是這樣。"鏡子裏的村上春樹，仍然引用著他小説裏的句子，跟我道別："相信總有一天，我會在遙遠的世界一個奇妙的場所遇見我自己……"

村上春樹，從鏡子裏消失了。

村上春樹?

村上春樹談"新男人"?

怎麼樣？有什麼不對嗎？我已經跟鏡子再三確認過了的。不是村上春樹，難道是海明威嗎?

難道是杜思妥耶夫斯基嗎？嗤！

鏡子裏出現自己?

早晨起床，對著鏡子很勇敢的大喊一聲："赫！今天開始，做一個新男人吧！"

鏡子裏、出現了我自己。

我自己？？

這下子，鏡子的框立刻變成了郵票的齒狀白邊，我的臉扁扁的，像個伙食欠佳的犯人，"碰"一聲--被"新男人"的郵戳重擊在鼻子上，變更扁。

無辜的西瓜，沒有性別成見的西瓜，高度風格化卻還是很自然的西瓜，瀕臨粗俗結果很漂亮又很甜的西瓜。

散漫的村上，自由自在的村上，聰明到覺得聰明也很麻煩的村上，說老去就老去，說年輕就年輕的村上。

原來都是同樣會被郵戳重重敲一下的郵票啊。

"赫！要勇敢，也是勇敢的起來的！"

我們三個都有了這樣的覺悟。

既不會怕舌頭在背後輕輕的舔，也不害怕郵戳從正面戳過來。

小便姿勢討論會

有些女生硬是要站著小便，同樣的，也有男生小便時一定要坐著。

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喜好，這是個自由的世界。

"我和我的管家到柏林，住進飯店的那一天，是管家先生這一生看見抽水馬桶的第一天。"正在為我準備小豆蔻馬薩拉茶的印度朋友，忽然開始講故事了--

"管家先生凝視著馬桶，問我怎麼用，我就指一指把手，示範的沖了一次水給他看。他立刻就學會了，向我表示很容易。然後，他緩緩的從行李中，把髒衣服拿出來，放進馬桶裏，像放進恒河的河水裏那樣，攪一攪，就沖一次水，再攪一攪，再沖一次水……"

我聽到這裏，覺得很困惑。

這當然是個很不錯的故事，既有其宇宙之共通性，也很有道德上加以申論的空間，可是，這跟我正在講的小便習慣，有什麼關係呢?

"確實是很好的馬桶故事……可是，跟小便有什麼關係呢？"我問我的印度朋友。

"吭？你是在談小便嗎？我以為是在談自由的世界呢！"他怔怔的回答。

啊，原來是這樣的邏輯。

的確，要說到世界的自由，用小便的姿勢也說得通，用馬桶的功能作說明，也未嘗不可吧？！

這個世界越自由，就越沒有效率，這是大家都已經知道的事情。

聊天的效率，也沒有豁免的特權。

馬桶圈上的腳印

"……而且，小便的姿勢，和馬桶也還是很有關係的哩……"為我煮了魚湯的挪威朋友，一邊把湯舀到碗裏，一邊說--

"我以前有個同學是日本人，她每次上完廁所，換我進去上的時候，都會看到馬桶的圈圈上有兩個鞋印。我那時候就很害怕，以為她

喜歡偷看，每次都假裝上廁所，然後站在馬桶圈圈上，偷看隔壁的同學……"

"咦？你們學校的廁所隔板上面，都沒有人挖好偷看的洞嗎？"印度朋友問挪威朋友。

"呆子！只有你們男生的廁所，才會挖那麼多洞啦，我們女廁所……"

"不對不對。"印度朋友打斷她的話："我看錄影帶裏面你們女生廁所也……"

"呃……結果你是怎麼發現日本同學並不是為了偷看，才把腳踩在馬桶兩邊的呢？"我開口以便幫助話題回到正常的軌道。

聊天的效率，可以犧牲一次，不用犧牲兩次。

"那還不簡單，有一次趁日本同學上廁所的時候，我就走進她隔壁那件，站在馬桶圈圈上偷看過去，才知道，她都是踩在馬桶圈上面小便，並沒有在偷看啊。"挪威朋友，笑嘻嘻的，把一碗魚湯推到我面前。

凡爾賽宮無廁所

"唉，能夠在屋頂下坐著小便，是值得珍惜的福分啊……"我的法國朋友，打開了一瓶苦艾果子酒，聞了聞，繼續說--

"我們的楓丹白露宮，還有凡爾賽宮，原本都是沒有廁所的。當時除了國王擁有藏著便器的華麗座椅，所有爵爺貴婦，都要自己到庭院裏去解決的。只有國王，才能在屋頂下，才能坐著啊！"法國朋友感歎著，為我到了一杯苦艾酒："想想看那些貴婦，都穿著降落傘般的裙子哪！"

事已至此，我充分的覺悟到：聊天的效率，完全沒有追求的可能。

以性別差距論展開的話題，被印度朋友轉向了貧富差距論，再被挪威朋友轉向了文化差距論，而終於流浪到了法國朋友的階級差距論，做成了悲傷的結束。

在這樣自由的世界氣氛裏，我們紛紛舉起了馬薩拉香茶、庸鰈魚湯、苦艾果子酒，碰碗碰杯，暢飲起來。

以討論各種小便姿勢開始的聚會，卻以狂飲各式各樣的水酒湯汁做結束，這份把無奈釀製成快樂的苦心，應該也是很能得到大家諒解的吧。

身不由己的啦啦隊

卡片上印著聖女貞德、眼淚汪汪在祈禱--

"上帝啊，世界上可還有一個不是GAY的男人麼？"--卡片裏面，印了這樣一行字。

我笑嘻嘻的買了三張。沒辦法，認識太多個這麼倒楣的女生了。

"咦，是嗎？有這麼多GAY嗎？那為什麼我們都遇不到呢？為什麼我們釣來釣去，都老是同樣的這幾個呢？"

如果你是GAY，一定會這樣問吧。

說起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這本來就是一個很缺乏的世界，每一道菜端上桌，吃肉的就覺得肉很缺乏，吃蔬菜的就覺得蔬菜很缺乏。真沒辦法，就是這個樣子。

男人喜歡男人，女人喜歡女人的這一國，雖然嚴重缺乏，但也並沒有聽說男女相愛的那一國，情況有樂觀到哪里去呀。

會說的就說，會做的就做

唯一不缺乏的，大概是話題吧。

這麼多人，有的是在做總統，有的做教宗，有的做老師，有的只做愛，大家都好像約好了似的，很喜歡講性的事情。

因為性已經變成很好講的事，而且可以做出很正經的表情，講成很嚴重的樣子，大家都高興極了，一直講，寫很多書。

這些人當中，教宗可能是比較不愛講這個的，可是有好多牧師神父都愛男生，害他賠了很多錢，他又不能都去怪十字架上的耶穌穿太少、太憂鬱、太迷人，所以他只好自己找些話講講，雖然很傷腦筋，也是沒有辦法。

做總統的呢，一做到了就趕快想："我要怎麼樣，才會跟前面那個總統不一樣？"那前面的人都講過墮胎啦、强暴啦這些男生跟女生的事，那他就來講講軍隊裏的男生可以互相愛好了。

跟女生一國的男生

做老師的最高興，上課竟然可以講跟睡覺有關，可是學生不會睡著的事，而且講到學生即睡不著，又聽不懂。很多努力為女人爭取權利的老師，也很用心想："男生當中，誰可以拉過來跟我們一國呢？"--只要是被臭男人欺負的，都來參加吧！喜歡女生的女生、喜歡男生的男生、喜歡男生的女生，一起在努力著，嘿、呵、嗨、呵。

所以就變成這樣囉，一講話就有人非聽不可的這些傢伙，全都很驕傲的炫耀著這個被二十世紀末申請了專利的話題。就算是上面那個上帝，和下面那個魔鬼，也被自己亂弄弄出來的疾病逼著，不得不大聲地互相說話呢。

"不說這個，會顯得很老土吧。"彼此弄得灰頭土臉的上帝和魔鬼，覺得很無奈。

所以我建議貞德--

貞德啊，不要再老土了。你一定要祈禱的話，就祈禱上面那位不知道在想什麼的老伯伯，賜給你去戀愛的力氣，而不要再賜給你只認得出男人的眼睛吧。

啦啦隊再怎麼努力，總是不能代替選手上場去的啊。

海底做愛，有人偷拍

"哈！有兩隻同性的章魚在做愛的時候，被美國的科學家拍到了。"

他把《今日美國報》的科學版"唰"一聲蓋到我臉上。

"唔……美國終於也擁有了這麼無聊的科學家嗎？……"--我真心希望能繼續睡下去，為了這種偷拍人家做愛的科學家，竟然必須張開眼睛，即使對我這樣的人來說，也還是要求太多了吧?

"笨蛋！怎麼會說出這樣子的話？！是不是美國的科學家，根本就不是重點啦！"--他把切水果的刀用力一剁，把本來睡很熟的我、以及本來就很熟的五顆番茄，一起嚇得醒過來。

唉，章魚一定沒有想到，它們隨便在海裏亂七八糟做一個愛，竟然會連累了番茄和我都不能好好睡覺哩。

"啊，雖然不是我們的錯，也還是請接受我們的道歉吧。"--海底的章魚，仰起頭來這樣幽幽說著。

它們本來還要把手舉到眉毛邊敬禮的，但是因為手太多隻，而眉毛完全沒有，這件事情就暫時放棄。

"喂，喂，喂！要醒就請你完全清醒過來好嗎？"他用刀柄敲著桌面--"是在跟你談生物學上的新發現哪，你嘀嘀咕咕在講些什麼呢？！"

番茄們一副"不關我的事"的表情，看來只有由我繼續擔任對話的任務了。

兩隻手都變右手

"嗯，好吧，重點不是美國的科學家，那麼，是什麼呢？"--我一旦對情勢有了覺悟，就不再逃避，換擋到樂觀的心情，把報紙拿起來讀--

"重點是章魚，對不對？！重點就是發現了章魚也會做愛，對不對？！這真是太好了，我真為他們感到高興！"--對於科學上沒完沒了的各種匪夷所思的發現，我常常是除了為他們感到高興之外，就不知道要做什麼才好。

"講什麼嘛，大笨蛋！"他簡直氣得快要昏倒，要拿雞蛋卻拿成了番茄，把番茄在鍋沿上敲了又敲，像表演花式摔跤的選手在用力的表演--

"章魚做愛有什麼稀奇的？！"他越敲越激動："性別相同才稀奇呀！明白了嗎？！重點是性別相同！是兩隻公的章魚在做愛！這才是重點所在呀！"

等他停止叫喊的時候，可憐的番茄已經卡在鍋沿上了。看起來很像鍋子被他打過，頭上腫起一個包。

"噢--原來這才是重點。"我很想吃到他烤的釀茄子塞番茄，所以就很合作。

可是，兩隻都是公的，真有這麼了不起嗎?

如果我的兩隻手都是右手，我才會開始覺得有一點點了不起哩。

說不定平常就這樣

"呃……章魚平常，是不太這樣子的，是不是？"我小心翼翼的問。

"我怎麼知道？！就是連科學家都搞不太清楚這事情，才值得興奮哪！"他很興奮的把一粒一粒切好的方塊番茄，塞到剖開的茄子裏。

"那他們怎麼知道這兩隻章魚是在做愛？！"我問。

"咦，你不會自己讀報紙嗎？！"他拿起報紙來念："雄性章魚，把觸鬚狀的性器官，伸入對方的背腔中，這樣維持了十六分鐘，其中較小的那只章魚，在最後六分鐘出現了劇烈喘氣的情形……"他念的語調，是在很不莊重，恐怕是《今日美國報》發行以來，被人念得最不莊重的一次了。

"這也不能就硬說人家是在做愛呀。"我打抱不平："也許只是像猴子那樣，互相抓抓癢罷了。不用太大驚小怪吧？"

"可是，都已經把性器官放進去了耶！而且，都是公的哦！"他這麼著急，真不知道關他什麼事。

"你還不是把番茄放進了茄子裏面去。"我指一指盤子裏："而且，你也沒有先搞清楚這個番茄、跟這個茄子的性別相不相同吧？說不定，也是兩個公的哦？或者，都是母的也不錯啊！"

我說得很起勁，所以就來不及阻止他把那盤番茄塞茄子，倒進了我的金魚缸。

"喲，今天吃得這麼豪華嗎？"缸裏的胖金魚，大概只關心這類的事情吧。跟我的風格到滿接近的哩。

脱衣舞與穿衣舞

跳脱衣舞的人很多，卻沒有人跳穿衣舞，這是怎麼回事?

脱衣和穿衣，不都是同樣的内容嗎？--一個光溜溜的身體，還有幾件傻瓜般軟趴趴的衣服。一定要説有什麼不同的話，也只不過是出現的順序不同罷了。

跳脱衣舞的時候，首先出現衣服，最後才出現光溜溜的身體。

如果跳穿衣舞的話，那就先出現光溜溜的身體，然後才出現衣服。

只不過是這樣子順序上的不同，脱衣舞就大家都搶著看，穿衣舞就連提議的人都很缺乏。人類的腦子裏到底在想些什麼，實在是沒有理解的可能了。

給你看又不要看了

"別關燈，我要看。"--每次戲演到男女主角上床，就常有女主角在無可奈何的表情陪伴下，慢吞吞解開了兩顆扣子:

第--一--顆--

第--二--顆--

那種速度好像是偷了別人的提款卡去提款的時候，按下心中猜測的密碼的速度。

等到要解第三顆了，女主角就會伸手去關電燈。這時電燈雖然覺得自己很無辜，但也並不會説出"喂，是你們自己要做的，少來煩我吧"這類的話來。説話的，一定是男主角--

"別關燈，我要看。"他説。

"咦，萬一他不説呢？萬一他不説這句話怎麼辦？"

自作聰明的傢伙，得意洋洋的對我提出這種問題。

萬一他不説，畫面就黑下來，下一場就是起床穿衣服的戲了嘛，笨蛋！

奇怪的是，拍脱衣戲時扭扭捏捏的女主角、或者是剪接時扭扭捏捏的導演和剪接師，一旦遇到了早晨穿上衣服的戲，就突然變得精神百倍，理直氣壯，很神氣的站在明亮的窗邊，以很有效率的指法，一溜煙的扣上了扣子，嘴裏還很振奮的說著"八點半要和根特先生開會"這一類的傻話。

"大家都同樣是扣子，何必用這麼懸殊的態度呢？！"昨晚的扣子，一定會有這樣的感慨吧。

對啊，真怪了，好像脱衣跟穿衣是不相干的兩件事似的。

那個說"別關燈，我要看"的傢伙呢？難道也不要看了嗎？！喂，別忘得這麼快吧，是同樣的那個身體啊。

搞什麼嘛。

校長主席請穿衣好嗎?

有實例的列舉，可以得到令人絶望的結論--即使是同一個身體、同一件洋裝，脱衣的過程就引起高度的興趣，穿衣的過程就被當作是校長訓話一般的乏味。

原因在哪里?

原因很簡單，看脱衣舞的樂趣，是拆禮物的樂趣。

禮物本身的價值，往往遠不及禮物所引發之期待感的價值。

性高超的快感，往往遠不及性舉動所引發對高潮之期待的快感。

任何事在未揭曉之前，所能引發的快樂都是無可限量的。

一旦你把順序顛倒過來，一開始就端上桌光溜溜的身體，就端上桌哇哇叫的高潮，那麼，雖然是一模一樣的同一個身體、同一次高潮，對方都會變得興味索然的。

那麼，穿衣舞這個構想，是註定要失敗的囉?

也不用這麼悲觀。如果有哪位校長、或者哪位主席，某天突然決定要裸體上臺、發表募款演說，台下的大家也許都會因為慘不忍睹，而紛紛把錢丟到臺上去，請肇事者儘快把衣服穿上吧。

所謂的什麼慈善基金啦、政治捐款啦，常常無非就是這麼回事。

耶穌穿得可真少

耶穌為什麼穿得這麼少?

每次我看到了十字架上的雕像，都忍不住要打量一番。一方面看看耶穌上半身跟下半身的比例，另一方面呢，研究一下他腰上那塊布，這次是怎麼掛住的。

根據不同的設計與製作，腰布的被掛住，確實有著不同的技巧。有時候綁了很明顯的結，有時候像洗三温暖那樣圍塊毛巾的風格也有。

像格林勒華特就用抹布給他扎扎實實地在正前方打了個大結；卡拉瓦喬的結就比較小，打在右邊；喬托用了半透明的布裹到膝蓋；安基利訶修士用了全透明的布，高於膝蓋二十公分左右；拉斐爾呢，則給他穿了柔嫩粉紅色的三折圍腰。

把這些畫像一字排開的話，二十世紀末的內褲王子卡文克萊只能把嘴巴張得大大的，連咽口水的時間都沒有。

可是，對著十字架上的耶穌猛咽口水的，可也絶對少不了哩。

衆大師共襄盛舉

導《機器戰警》的荷蘭人范赫文，還在荷蘭拍電影的時候，拍過一部《第四個男人》。戲裏那個男作家只喜歡男孩子，沒事在教堂望著牆上的十字架耶穌，眼睛一花，十字架上的人就變成了他朝思暮想的美麗男孩，只穿條小内褲，在架上對他展露著美好的身體。

為了求證，我不免向幾位信基督教的朋友打聽一下這種"眼睛一花"的"靈視"經驗，果然立刻遭到無情的圍剿，出乎意料的，被圍剿的並不是我的道德高度；被圍剿的，是我的智商高度。

"廢話！你以為他沒事穿那麼少，把胸部大大張開的掛在上面，是為了好玩啊？"

"你以為他金發藍眼是天生的啊？！不是應觀衆要求，難道是為了配教堂的牆壁顏色啊？！"

類似這樣的鄙視句，不斷打到我的頭上來。

對我這些基督教朋友來說，像我這樣的無神論者，最可惡的地方，正在於這種"有眼不識耶穌之美"的遲鈍反應吧，白白浪費了幾百年來這麼多大畫家的苦心設計。

性加暴力一人秀

如果連電影裏二十世紀末見多識廣的作家，都還是忍不住就要眼睛這麼花一下的話，可以想見終生自閉在修道院的修士修女們，每二十四小時眼睛發花的頻率了。

永遠空白的牆壁，唯一裸露，而且可以公然瞪之望之、吻之抱之的，只有俊美耶穌的身體哪。

他那塊短到不能再短、薄到不能再薄的腰布，到底默默包裹著多少寂寞靈魂的火熱夢想？！到底靜靜掩蓋了多少驚天動地的狂野掙扎？！

受難圖裏的耶穌，可不止裸露而已。他也常常從傷口標出鮮紅的血來。一個人，從不開口說話，動也不動一下，就融合了性與暴力的超級偶像，唯有耶穌而已。

把內衣穿出來的瑪丹娜，把內褲穿出來的麥克傑克森，就算雇了全世界最好的舞者，在臺上瘋狂的舞動，也競爭不過那一塊紋風不動的、固執的小小腰布啊。

保險套你往何處去

保險套，不能以比較含蓄的模樣存在，真是很可惜呀。

怎樣才算"比較含蓄的模樣"呢？舉一個例子來說：舌頭，就是以很含蓄的模樣存在的--雖然常常要用到，可是並不會老是在大家的面前晃來晃去，讓大家很不好意思。

聽到這裏，保險套一定會抗議了："這一點我們也做到了啊。我們也沒有'老是'在大家的面前晃來晃去呀。"

重點是，舌頭即使在被用到的時候，也是高度含蓄的--就算你把舌頭從嘴巴裏伸出來，也並不會覺得舌頭是在揮著手臂大叫："我要做愛了哦！我要做愛了哦！"

舌頭伸出來，可能是舔棉花糖，可能是扮鬼臉，可能是因為在校長面前放了一個屁，誰也不能肯定--舌頭伸出來，就是要接吻，就是要做愛。

這樣一比，就不能不很遺憾的承認，舌頭比起保險套來，確實是含蓄得多了。

原因很簡單--舌頭有很多種身份，保險套只有一種身份。

上帝比起人類來，畢竟是比較資深的設計師啊。

"我也可以當氣球哦……不能說是只有一種身份吧？……"保險套還是不死心。

保險套也放嘴裏

因為刺眼的關係，保險套的存放，成為傷腦筋的事情。舌頭當然沒有這樣的煩惱--"放在嘴巴裏很好啊"，舌頭這樣懶洋洋的趴著。

保險套就倒楣多了。一方面沒辦法也放在嘴巴裏，另一方面呢，身上似乎也並沒有比嘴巴更理想的地方呀。

即使只是以洞的大小和容量來講，也沒有能打敗嘴巴的部位了。

所以，保險套就只好跑到皮夾和皮包裏面去了。這對保險套來說，當然是很尷尬的事--人造的假人皮，被緊緊夾在動物的真皮裏面，是很荒謬的處境吧。

就好像一隻牛，如果吞下去一個橡皮奶嘴，也會覺得很奇怪的。

借住在皮夾和皮包裏的保險套們，前面擠著很多張煞有介事的金融卡，後面擠著印滿偉人臭臉的鈔票，會不會很不自在呢?

如果申請開一家妓院，結果被分配到中央銀行和總統府的中間，也會對大家都很辛苦吧。

方向盤下晃動的保險套

那麼……保險套鑰匙圈的正當性，似乎就一下子提升了不少哪。

起碼，把鑰匙插進鎖孔這樣的動作，在意象與表徵上說起來，是和保險套比較相關的了。

可是，對於保險套鑰匙圈的主從關係，一定要努力搞清楚--

到底是保險套附屬於鑰匙? 還是鑰匙附屬於保險套?

到底是為了要跟人上床，才掏出鑰匙來發動引擎，掏出鑰匙來打開家門呢?

還是因為要用鑰匙開車回家了，才順便帶個人回去上床呢?

這恐怕是很難搞清楚的。不過，如果是你被別人帶上車、帶回家，結果一路看著方向盤底下，插在鎖孔裏的鑰匙，露出來的是一枚晃來晃去的保險套，你會不會很倒胃口呢?

簡直就像吸血鬼還沒有開始吻你的頸子，就先迫不及待的拿出銼刀來磨尖牙尺嘛。

這樣解說下來，保險套外表的不含蓄，所造成的種種不便，也都可以瞭解了吧。

全是因為沒辦法設計出像舌頭那麼看起來很無辜的用品哪。

叫床的字彙很有限

"來，叫床給我聽。"坐我左手邊的傢伙這麼說。

"床！床！床！"坐我右手邊的傢伙，很聽話的這樣叫了幾聲。

說起來很丟臉，可是還是要勇敢地說出來--這是，我們玩牌的時候，十大無聊基本動作的第八項。

雖然是這麼無聊的動作，畢竟和真理還是有一些關係的。

地球自己一直轉圈圈，也是很無聊的動作，但也和宇宙的真理有一些關係。

關於叫床的真理嘛……可以肯定地這樣說：叫床這件事，可以用的字，實在很有限。

我有個朋友，專門替色情錄影帶翻譯字幕的，就對這件事情很抱怨--

"這些編劇！寫的字已經很少了，又不用想太多情節，為什麼不肯努力替大家多想一些叫床用的字呢？為什麼不再努力一點呢？"

這傢伙、對於色情片編劇的自暴自棄，越來越看不下去，終於決定義務贊助對白，在翻譯的時候，加了很多話進去。

結果呢，畫面上的人明明叫喊著："再快！再快些！"字幕卻打出"飛翔吧我的翅膀，速度就是快感讓靈魂解放"這些珠光寶氣的句子來。

他當然很快就被老闆開除了，因為很多觀衆投訴，說被這麼多字搞得很分心、坐立不安。另外，嚇一跳的人、笑得沒力氣的人，也有很多。

如果有一天租到了這樣的帶子，請不要太責怪他吧。

上床後被鬼附身

純粹為英語教育著想的話，叫床的字彙，是有增加之必要的。

很多小朋友最早自動自發學的英文，都是從色情錄影帶上聽來的。

很多小朋友稍稍長大了以後的窗上行為模式，也都是從色情錄影帶上模仿來的。

所以呢，大家一上了床，就突然都開始講美國話、做美國表情了，好像坐計程車坐一半，收音機忽然自己跳到美軍電臺去那樣。

我有幾個白種人黑種人的美國同學，是跟中國人談過戀愛的，就都很納悶的問過我--他們的中國愛人為什麼一上了床以後，都像被美國鬼魂附身了一樣，而且是品位不太好的鬼魂。

看吧，我們不好好拍自己的色情片，又不建立自己的床上字形檔，就變成這樣子啦。

以後要是真的有中國學生被鬼附身，恐怕也只會把頭轉三百六十度啦、吐吐綠色口水啦這些西洋招數了，怎麼辦?

上床去又上學去

叫床的字彙，要如何增加呢?

像我這個譯字幕的朋友那樣，亂抄《天地一沙鷗》是不行的。

那麼，在捲筒式衛生紙上印單字怎麼樣? 會不會太打擾上廁所的心情呢?

只要對於目前使用的叫床字彙，比較瞭解的話，就會發現從文法上來說，都是A?命令句，像"再快"這種；B?驚歎語，像"天哪"；C?語助詞，像"△*◎"那些。

我們的小朋友，是不太被鼓勵用這三類字的，只有常常聽到的機會，沒有常常用到的機會，常常聽到的嘛--A?命令句，像"好好念書"；B?驚歎語，像"這題也不會? "；C?語助詞，像"哼！"

想想看，上床去跟上學去，聽到的都是同類的字眼，豈不是太恐怖了?

如果再沒事就被罵一句"會用的字怎麼這麼少"，床上玩伴的面孔，立刻重疊上作文老師的面孔，叫床就成為更辛苦的事啦。

不斷看到光屁股

光屁股的照片，並沒有特別適合出現的地點。

有些出現在車窗跟雨刷之間，流露出隨時會感冒的脆弱氣息；有些則靜靜躺在地下鐵的椅墊上，像燙衣板上的襯衫那樣，等著遭遇乘客之屁股來熨平。

"但願能夠有安定下來的一天……"雖然只是光屁股照片，心底也會抱著一絲這樣的希望吧。

我所收留的光屁股照片，大部分沒有經歷過流浪的階段，不過，也都是跋涉了各式各樣的路途，才來到我的手中。

有些隨著陌生人的信件抵達，也有些夾在借出去給同學、再被還回來的筆記本裏面。

照片裏面光屁股的人，有些是我的朋友，有些是完全沒見過的人，有些很有名，有些很漂亮但不有名。當然，也有些只是畫出來的人--很有名、很漂亮、完全沒見過、沒辦法變成我的朋友。

奇妙的事情，常常對準我的臉的發生。被拍照的光屁股畫像，我總是收到同一張。

側面全裸的、《坐在海邊的少年》。

叫做希波立特?斐藍得雲的畫家，在叫做一八三六的年代畫好，被叫做羅浮宮的房子收藏。

大腿讓你想到什麼

為什麼總是有人送我《坐在海邊的少年》？

為什麼在這麼多世界名畫拍成的卡片裏，買這張卡片的人總是會想到給我? 或者，想到給我的人，總是會買這張卡片?

為什麼沒有人要把這幅畫的原作偷出來送我呢?

我看著畫上的少年，他拱起腿，抱住膝蓋，坐在岩石上，臉，埋在膝蓋之間。

他的胸部很厚，大腿很粗，幾乎有他手臂的三倍粗。

他的眼睛閉著，我不知道他在想什麼，我也不知道畫家想要他想些什麼。

我在想些什麼呢?

送我這張少年裸像的人，他們想要我想些什麼呢?

有些夢是幹的

顯然並不是要我想上床的事情。《坐在海邊的少年》，雖然有著無比迷人的身體，卻沒有發情期荷爾蒙的氣味。以夢的術語來說，這個裸體是幹的夢，不是濕的夢。

顯然也並不是要我想戀愛的事情。愛情非常的被動，需要對方的反應；愛情也非常的渙散，需要對方的人格；《坐在海邊的少年》確實是最美麗的人像，但既不可能產生反應、也不可能發展人格。我唯一可能愛上的，是這幅裸體的價錢。

送我《坐在海邊的少年》，有可能，只是要我想一想，寂寞的事情。

裸露身體而埋住臉，並不一定是為了寂寞在傷心的樣子。很多擺出這個姿勢的人，其實是對寂寞不再在乎了。他們只接受目光，卻不再回應以目光。對這個世界來說，他很扎實的以整個身體存在；但對他來說，這個世界，可以被忘記。

每一個畫者，畫寂寞的樣子；每一個作者，想寂寞的意思；每一個觀者，把寂寞完成。

這是，寂寞國境的生物鏈。

用頭皮屑堆個雪人

開始時，下得不大，我就懶得開雨刷，想讓雪片自己化去。結果，越積越多，根本不會融化，因為不是雪--是頭皮屑。

滿天白茫茫、雪一般飛舞的、頭皮屑。

後面幾輛遊覽車上的遊客，大概第一次遇見下頭皮屑，都歡呼著跑下車來，用手去撈接半空中的白點點。有的則站住不動，故意等頭皮屑鋪滿肩膀上了，就興奮得摒住氣，呼叫同伴趕快來幫自己拍照。

我不是遊客，所以就只是把引擎熄了，坐在車裏等待，呆呆的，像凍在透明鎮紙球裏面，那種不知道在想什麼的海鳥。

問題是擋風玻璃上的頭皮屑越沾越多，害得我越看越癢，覺得整個腦袋簡直像要蛻皮的蛇那麼難過。我只好撐把傘，到車外去透透氣。

能不能堆個雪人呢?

我用腳尖踢一踢積在路面上的薄薄一層頭皮屑，估計著--只要繼續下兩小時，就可以碓個雪人了。

"如果……要堆雪人的話……可以拜託你，把雪人堆成一個小女孩的模樣嗎？"腳邊的頭皮屑，用很商量的語氣問我。

"可以是可以，但是想要堆成什麼樣的小女孩呢？"我蹲下來，這樣聽得比較清楚。

"呃……十歲左右，頭髮剛好蓋住脖子這樣……"

"穿什麼樣的衣服呢？"我問。

"……讓她穿……跳芭蕾的紗裙，可以嗎？"

"噢，紗裙嗎？！……"我看看四周，似乎並沒有合適的材料。"為什麼要穿紗裙呢？"

"因為，如果晚一天死，她就有機會在首都的大劇院上臺表演了……他是我們的小妹妹。"

"你們是……？"

"是她兩個哥哥，我們一共兄妹三個。"

"是發生了什麼事呢？又是鈾礦的礦坑爆炸嗎？"

"吭？鈾礦？不是的。"頭皮屑兄弟有點困惑："我們那裏，沒有聽說過這種東西。"

"噢，因為去年冬天，也是下一場很大的頭皮屑，據說是有個鈾礦的礦坑爆炸了，炸死三千五百多人……那場頭皮屑，比今天大得多了……"我記得那天，交通阻塞了十七個小時……。

"啊……死了三千多人嗎？……我們這次，大概只有不到一千人吧？……不是很清楚人數……"

"是遇上了什麼事呢？"我又問一次。

為了參加示威

"噢，只是在遊行示威而已。完全沒有想到會被殺死……，以為最多被抓去關幾天吧。"

"難道小妹妹也參加遊行示威嗎？"我問。

"妹妹嗎？妹妹是來叫我們回家吃飯的。"

"那，她飄到哪里去了呢？"我望望天空，頭皮屑漸漸越飄越少了。

"不知道啊……剛好撞上被Zheng Ya的時候，沖散了……"

我還要再問下去時，清除車已經開過來了，勤快有勁的噴灑著標示了"去頭皮屑"的洗髮精。

路面上的頭皮屑，立刻隨著大量泡沫，消失不見了。

我踩在頭皮屑上的腳印，當然也跟著一個一個不見了。

早已拍夠照片，臉上開始露出不耐的遊客們，歡呼著回到遊覽車上，繼續向終點的遊樂區前進。

很想曬黑的白牙齒

一排白色的牙齒，正在滑水。

所以，除了快艇的馬達聲之外，還另外聽見一種牙齒互相碰撞的聲音。不過，正在滑水的牙齒，並不擔心被人誤會是自己在顫抖。因為太陽很大，天氣很熱，即使是牙齒，也並沒有打顫的道理。

實在熱昏了。

對於冷，我一向充滿貴族式的傲慢--咬住牙齒、拒絕發抖的時候，總覺得全人類的自尊，都聚攏在你的身後、幫你按住身子。

可是對於熱，我就完全放棄、完全不抵抗。流汗是狼狽的事，根本談不上什麼人性的尊嚴。

就像不識時務的蒼蠅，繞著你的臉嗡嗡撲飛，怎麼趕也趕不走的時候，就算你是行刑前的貞德，也會覺得心灰意懶的。

奇妙的是，當那排滑完水的牙齒，邊走向我，邊沁出一粒一粒汗珠時，竟絲毫不顯得狼狽，反而更加亮晶晶的，閃爍著白光。

由此可見，牙齒和夏天的關係，的確比牙齒和冬天的關係要融洽的多了。

當牙齒遇見貝殼

"滑水滑得很好啊。"我先招呼對方。

"嘿，大概因為天生就不怕水吧。"牙齒很開朗的回答我。因為只有白白的牙齒，其餘什麼也沒有，自然而然就令人感覺是在笑。

可稱作"露齒而笑的最高級句法"。

被認為是大禮上天性開朗的牙齒們，雖然不見得同意，也總是無可奈何的笑著接受了。

"還喜歡這裏的海灘嗎？"

"喜歡。"牙齒在我右邊的沙灘椅上坐下。

"有很多的貝殼，感覺很親切。"

牙齒對貝殼類感到親切，這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

怪不得每次吃生蠔的時候，總隱約察覺到牙齒的心不在焉，原來都只顧著跟蠔的殼談天去了。

牙齒的意志與抉擇

"陽光好强呀。"牙齒歎著氣。

"當心曬黑了。"我看看牙齒白的刺眼的身子。

"哈，就是為了曬黑，才到海灘來的啊。"牙齒有點得意地挪動身子。

"哦？為什麼會想曬黑呢？"

"作為一排牙齒，只知道享受著天生的白色，並不能算是有志氣吧。"

"嗯，說的也是。可是，也不全都是白色的吧？也有不少黃的牙齒、黑的牙齒的，不是嗎？"我立刻想到公園那位停車管理員的牙齒、完全歸化了煙草的黃褐色，是"植物人"的範例。

"發黃或者發黑，如果不是由於自身的意志與抉擇，是毫無意義的。"白牙齒很鄭重。"就像因為生病而變瘦的人，怎麼能夠跟因為減肥才變瘦的人，相提並論呢？"

聽起來可真像減肥班教練在說話。

"那，想要曬到多黑呢？"我心中浮現的，都是很失禮的類比--烤焦的玉米啦、塗改的稿紙啦、融化的柏油馬路啦。

"只要能成為與衆不同的牙齒，能動搖偏狹的審美標準，就心滿意足了。畢竟，牙齒還是有牙齒該做的事啊。"

牙齒說完後，意興風發的一躍而起，奔向蔚藍大海去了。

我目送這排牙齒潔白的背影，油然升起一股感動。但是，一想到將要被曬成黑漆漆的模樣，仍會忍不住又有一絲的悵惘哩。

美麗的內褲，寂寞的刻度

每次看見別人穿了特別美麗的內褲，內心就不免感到心酸。

在出門穿衣的時候，會這麼小心在意的避開了不夠新不夠平整的內褲，而特別換上拆都還沒拆開的新物，這是對於即將來到的夜晚，懷抱著何等真心的期待啊。

"我有多麼害怕寂寞？--請看這條內褲，就可以明白！"

仿佛聽到了這類果斷決絕的宣示，在小小的都市里，此起彼落的想著。

因為對於心理背景有了這麼充分的理解，所以，每當對方開始褪下衣物，而露出華美燦爛的內褲時，我總是會被深深打動，除了感激對方的心意之外，更有著巨大的同情--

"我也是一樣寂寞的啊……"

當我自己也慢慢褪下衣物、露出精心挑揀的內褲時，兩人之間的猜疑、不安，好像立刻減輕許多。

美麗的內褲，是寂寞的刻度。

內褲不再令人困惑

當然，這樣的事情，經歷多了以後，感動的程度總是會漸漸降低、最後變成"啊，又是一個寂寞的可憐蟲"這種反應。

可是，由於遇見的物件，往往會出現不到二十歲，甚至更年輕些的人。這些人，常常連穿在外頭的衣服，都是隨隨便便、到處都買得到的貨色。

令人訝異的，是隱藏在這些便宜衣物裏面的內衣內褲，卻經常展現奇妙的品位、或者是很有名的神氣品牌。

越是內行的人，才越能夠辨視出這一類顏色收斂、款式質樸，可是價格驚人的內褲啊。

連外衣外褲，都沒能精心選購的這些人，卻不在乎的買下了昂貴的名牌內褲，而且信心十足的選擇毫不炫耀的樣式。以如此充滿自尊

跟自信的態度，處理著衣物與金錢的關係，實在是令我產生不忍心的佩服。

每次遇上了這種狀況，"又是一個可憐蟲"的想法，就會立刻被驅除得無影無蹤。

雖然是人生還沒有展開多少的年紀，對於人生中重要事物的先後順序，都早已經很確定了吧。

比方說……

有點錢的話，是應該先買炫目的外衣，還是先買炫目的內褲?

或者--有點錢的話，是應該先買炫目的內褲，還是先買有感覺、但不怎麼炫目的內褲?

像這類的問題，都已經困惑不了這些年輕的心了啊。

內褲浪漫如同彩虹

"雖然被看見的時間很短暫，可是常常帶給人巨大的感動。"

這樣的句子，固然可以拿來形容天空的彩虹，可是，用在內褲的身上，也是一樣適當的。

內褲，正是以這種彩虹的姿態，出現在許多愛戀的場景裏，珍藏在許多愛戀的回憶裏。

一樣東西，在出現的那一瞬間，就已經註定了要從眼中立刻消失的命運，於是這件東西的浪漫資格，勢必也就十分宿命了吧。

對找到人可以上床的人來說，對方的內褲，當然就具備了這樣的浪漫資格。

對找不到人可以上床的人來說，也就只有把這一份浪漫的希望，暫時寄存在自己的內褲上--

不再寂寞的動人承諾……幸福生活的真心嚮往……青春身體的自我珍愛……

所有這些支持我們活下去的、生命前頭的小小星光，都在我們謙卑又熱烈的穿上美麗內褲的時候，一閃一閃的亮起來了。

請勿破壞做愛現場

“當心！不要破壞了現場！”

做完愛的人，如果說出這樣的話來，恐怕會讓在場者都嚇一跳吧。

所謂的現場，當然不是作案的現場，而是做愛的現場。

淩亂的床單，打翻的杯子，來不及關的水龍頭，來不及掛好的電話聽筒，隨著嚴重程度的不同，會造成不同的景象。

“只不過是做愛罷了，又不是謀殺，有什麼好保持現場的？”

對於經常上上下下不同床鋪的人來說，這確實是太小題大做了。

不過根據我的調查，對謀殺和做愛無法清除分辨的情形，發生的頻率也並不低——

“咦……是不是弄死了？”

這樣的疑問句，據說經常在床鋪的上空，如同雲朵一般飄過。

面對著一陣抽搐之後，眼睛緊閉、呼吸也似乎停止的身體，不論是誰，發出類似的疑問，都可以算是很自然的事情吧。

不過，對於有些人來說，“保持做愛現場”的意義，並不是因為分不清楚做愛和謀殺這兩者的差別哩。

索取做愛的紀念品

“……每一次的演出，都是一次誕生；而每一次的落幕，都是一次死！”

這是名伶海倫辛克萊踏上舞臺的華麗感想，發生在伍迪艾倫的電影《百老匯上空子彈》裏。

保持做愛現場的實踐者，恐怕也正是以同樣的心情，去面對床鋪的吧。

對於這些人來說，每次做愛以後殘留的現場，都有著珍貴的記錄價值，因為每一次的過程，都只在這個地球上發生僅僅一遍而已。

獨一無二，絶對沒有照樣重來一遍的可能。

在某一秒鐘掉落木頭地板上的一截煙灰；在某種轉身的角度之下會意外飄進鼻孔的一種體味；在飛機經過窗外時正好睜開眼睛，而能夠以迷茫眼神望著越來越遠的那盞飛翔紅燈；在輕輕喊出一個名字的同時，想起了另一個以為忘記很久的名字……

這每一件小小的細節，以不可預料的方式，出現在無法排演的不同次做愛過程中。除了事後保持現場之外，並沒有加以紀念的方法。

掉落的那截煙灰……聞到的那種體味……注視過的那架飛機……浮現腦中的那個名字……沒有一樣能夠保留住，當成那次做愛的紀念品……

想要記住那次做愛的人，因為瞭解自己的記性並不可靠，只有絕望的、天真的、妄想保持住做愛的現場……

直到下一次做愛……

做愛提供罪惡感

有人想要保持做愛事發的現場，就有人想要破壞做愛事發的現場。

世界，是由想記得的人與想忘記的人所組成。

想要在事發之後，立刻破壞做愛現場，以免留下任何證據的想法，完全可以理解。

“唉……每次做完，都會有犯罪的錯覺啊……”

這種對自己多疑的傢伙，我認得很多。

覺得做愛是一種罪行，通常並不是因為對方的責怪，而是因為自己累積的做愛之記憶。

每一件做愛的記憶，都像一根固執的手指般，指向一件發生過或沒發生過的愛情——

睡過也愛過了的，留下的是愛情的全屍。睡過但沒愛過的，留下的是夭折的靈魂。

每一次上床，都强迫式的攜帶著所有做愛之記憶的人，勢必也將在每一次下床的時候，强迫式的破壞做愛的現場……

想要記得的，不會因為保持現場就永遠記得。想要忘記的，也沒法靠著破壞現場就永遠忘記。

確實不愧是徒勞無功的人生啊……